



後漢書注補志序

臣昭曰昔司馬遷作史記爰建八書班固因廣是
曰十志天人經緯帝政絃維區分源奧開靡著述
創藏山之祕寶華刊石之遐貫誠有繁於春秋亦
自敏於改作至乎永平執簡東觀紀傳雖顯書志
未聞推檢舊記先有地理張衡欲存炳發未有成
功靈憲精遠天文已煥自蔡邕大弘鳴條寔多紹
宣協妙元卓律曆以詳承治伯始禮儀克舉郊廟
社稷祭祀該明輪駢冠章車服瞻列於是應譙續
其業董巴襲其軌司馬續書摠爲八志律曆之篇

初乎洪邕所構車服之本即依董蔡所立儀祀得
於往制百官就乎故簿並籍據前修以濟一家者
也上教之要國典之源粲然略備可得而知矣既
接繼班書通其流貫體裁淵深雖難踰等序致膚
約有傷懸越後之名史弗能罷意叔駿之書是謂
十典矜緩殺青竟亦不成二子平業俱稱麗富華
轍亂亡典則借浪雅言遠義於是俱絕沈松因循
尤解功創時改見句非更搜求加藝交以矯前棄
流書品採自近錄初平永嘉圖籍焚喪塵消煙滅
焉識其限借南晉之新虛為東漢之故實是以學

者亦無取焉記推後漢良誠跨衆氏序或未周志
遂全闕國史鴻曠須寄勤閑天才富博猶俟改具
若草昧厥始無相憑據窮其身世少能已畢遷有
承考之言固深資父之力太初以前班用馬史十
志所因寔多往制升入校部出二十載續志昭表
以助其間成父述者夫何易哉況擘思雜風塵心
撓成毀弗克負就豈以茲乎夫辭潤婉贍可得起
改覈求見事必應寫襲故序例所論備精與奪及
語八志頗褒其美雖出拔前羣歸相公也又尋本
書當作禮樂志其天文五行百官車服為名則同

此外諸篇不著紀傳律曆郡國必依往式時遺書
自序應徧作諸志前漢有者悉欲備製卷中發論
以正得失書雖未明其大旨也會臺雲構所缺過
乎棖桶為山霞高不終踰乎一壘鬱絕斯作吁可
痛哉徒懷續緝理慙鉤遠迺借舊志注以補之狹
見寡陋匪同博遠及其所值微得論列分為三十
卷以合范史求於齊工軌曰文類比茲闕恨庶賢
乎已昔褚生補工長之削少馬氏接孟堅之不畢
相成之義古有之矣引彼先志又何猜焉而歲代
逾邈立三言湮散義存廣求一隅未覲兼鍾律之妙

素揖校讎參曆筭之微有慙證辨星候秘阻圖緯
藏嚴是須甄明每用疑略時或有見頗邀傍遇非
覽正部事班詳密今令行禁止此書外絕其有疏
漏諒不足誦

後漢書志第一

律曆上

律準

候氣

劉

昭

注補

古之人論數也曰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
而後有數然則天地初形人物既著則筭數之事
生矣記稱大撓作甲子

呂氏春秋曰黃帝師大撓博物記
曰容成氏造曆黃帝臣也月令章

句大據探五行之情古斗剛所建於是始作甲乙以名隸首作
日謂之幹仲子丑以名日謂之枝枝幹相配以成六旬
數傳物記曰隸首黃帝之二者既立以比日表表即景以

管萬事夫一十百千萬所同用也律度量衡曆其

別用也故體有長短檢以度說苑曰以粟生之十粟為一

十尺為一丈物有多少受以量說苑曰千二百粟為一筥十筥為一

升為一斛量有輕重平以權衡說苑曰十粟重一圭十圭重一

一斤三十斤重一鈞四鈞重一百聲有清濁協以律呂三光運行紀以

曆數然後幽隱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察也前志曰

生律制命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緇嘉量探賾索隱鈞深致遠莫

不用焉焉度長短者不黍粟紀於一兩於十斤漢興北平侯張蒼首治律曆孝

武正樂官協律之官至元始中博徵通知鍾律者

考其意義義和劉歆典領條奏前史班固取以為

志而元帝時郎中京房房字君明知五聲之音六

律之數上使太子太傅韋玄成字少翁諫議大夫

章雜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故小黃令焦延壽

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

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

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

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

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必義作易知陽氣之

初以為律法建日冬至之聲以黃鐘為宮太族為

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

賓為變徵月令章句曰以姑洗為角南呂為羽則徵濁也此聲氣之元五音之

正也故各終一日其餘以次運行當日者各自為

宮而商徵以類從焉月令章句曰律率也聲之管也上古聖人本陰陽別風聲審清濁而不可以文

或曰傳也於是始鑄金作鍾以五十二月之聲然後以故外降之氣鍾難分別乃截竹為管謂之律律者清濁之率法也聲之清濁以制

長短禮運篇曰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此之

謂也鄭玄曰宮數八十一黃鐘長九寸九分八十一也三分宮去一

生商商數七十二太族長八寸八分七十二也三分商去一

羽數四十八南呂長五寸三分寸之一百九十四也三分羽益

為四十八也二分羽益一生角角數六十四姑洗長七寸五分寸之一

一七九六十三又九分寸之一為六十四也三分角去一

分變宮曰益一生變徵曰世口後以六十七行分朞之日黃鐘

則隨月而變所謂還相為宮

自冬至始及冬至而復陰陽寒燠風雨之占生焉

於以檢攝羣音考其高下苟非草木之聲則無不

有所合虞書曰律和聲此之謂也房又曰竹聲不

可以度調故作準以定數準之狀如瑟長丈而十

三弦隱間九尺以應黃鐘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

有畫分寸以為六十律清濁之節房言律詳於歌

所奏其術施行於史官候部用之文多不悉載故

摠其本要以續前志律術曰陽以圓為形其性動

陰以方為節其性靜動者數三靜者數二以陽生

陰倍之以陰生陽四之皆三而一陽生陰曰下生

陰生陽曰上生上生不得過黃鍾之清濁下生不

得及黃鍾之數實皆參天兩地圓蓋方覆六耦承

奇之道也黃鍾律呂之首而生十一律者也前書曰黃

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其竅厚均者斷

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管制十二管用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

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音而皆可以生之是為律不至治

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正十二律乃定 其相生

也皆三分而損益之是故十二律之得十七萬七

千一百四十七是為黃鍾之實前書曰太極元氣含二

於十一辰始動於子參之於丑得三又參之於寅得九又參之於

卯得二十七又參之於辰得八十一又參之於巳得二百四十三

又參之於午得七百二十九又參之於未得二千一百八十七又

參之於申得六千五百六十一又參之於酉得萬九千六百八十

三又參之於戌得五萬九千四十九又參之於亥得十七萬七千

一百四十七此陰陽合德氣鍾於子化生万物者也故滋萌於子

紐牙於五引達於寅胃於卯振養於辰巳盛於巳等布於午昧

腹於未申堅於申留於酉入於戌該關於亥以甲於甲奮軋

於乙明炳於丙大成於丁豐茂於戊理紀於巳歛更於庚肅新於

辛懷任於壬陳樞於癸故陰陽之施化万物之終始既類放於律

強弱
黃鍾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下生林鍾黃鍾

推此上下以定六十律之實以九三之數萬九千
六百八十三為法律為寸於準為尺不盈者十之
所得為分又不盈十之所得為小分以其餘止其

為宮太簇商林鐘徵

一日律九寸 準九尺

色育十七萬六千七百七十六 下生謙待色育

為宮未知商謙待徵

六日律八寸九分小分八微強 準八尺九寸萬

五千九百七十三

執始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 下生去滅執始

為宮時息商去滅徵

六日律八寸八分小分七大強 準八尺八寸萬

五千五百一十六

丙盛十七萬二千四百一十 下生安度丙盛為

宮屈齊商安度徵

六日律八寸七分小分六微弱 準八尺七寸萬

一千六百七十九

分動十七萬八十九 下生歸嘉分動為宮隨期

商歸嘉徵

六日律八寸六分小分四強 準八尺六寸八千

一百五十二

質未十六萬七千八百 下生否與質未為宮形

晉商否與徵

六日律八寸五分小分二強 準八尺五寸四千九百四十五

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下生夷則大呂為宮夾鍾商夷則徵

八日律八寸四分小分三弱 準八尺四寸五千五百八

分否十六萬三千六百五十四 下生解形分否為宮開時商解形徵

八日律八寸三分小分一強 準八尺三寸二千八百五十一

凌陰十六萬一千四百五十二 下生去南凌陰為宮族嘉商去南徵

八日律八寸二分小分一弱 準八尺二寸五百一十四

少出十五萬九千二百八十 下生分積少出為宮爭南商分積徵

六日律八寸小分九強 準八尺萬八千一百六十六 太簇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 下生南呂太簇

為宮姑洗商南呂徵

一日律八寸 準八尺

未知十五萬七千一百三十四 下生白呂未知
為宮南授商白呂徵

六日律七寸九分小分八強 準七尺九寸萬六
千三百八十三

時息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 下生結躬時息
為宮變虞商結躬徵

六日律七寸八分小分九少強 準七尺八寸萬
八千一百六十六

屈齊十五萬三千二百五十三 下生歸期屈齊
為宮路時商歸期徵

六日律七寸七分小分九弱 準七尺七寸萬六
千九百三十九

隨期十五萬二千一百九十 下生未卯隨期為
宮形始商未卯徵

六日律七寸六分小分八強 準七尺六寸萬五
千九百九十二

形晉十四萬九千一百五十五 下生夷汗形晉
為宮依行商夷汗徵

六日律七寸五分小分八弱 準七尺五寸萬五
千三百二十五

夾鍾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 下生無射夾鍾
為宮中呂商無射徵

六日律七寸四分小分九強 準七尺四寸萬八
千一十八

開時十四萬五千四百七十 下生閉掩開時為
宮南中商開掩徵

八日律七寸三分小分九微弱 準七尺三寸萬
七千八百四十一

族嘉十四萬三千五百一十三 下生鄰齊族嘉
為宮內負商鄰齊徵

八日律七寸二分小分九微強 準七尺二寸萬
七千九百五十四

爭南十四萬一千五百八十二 下生期保爭南
為宮物應商期保徵

八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九強 準七尺一寸萬八
千三百二十七

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 下生應鍾姑洗
為宮蕤賓商應鍾徵

一日律七寸一分小分一微強 準七尺一寸二
千一百八十七

南授十三萬九千六百七十 下生分爲南授爲
宮南事商分爲徵

六日律七寸小分九大強 準七尺萬八千九百
三十

變虞十三萬八千八十四 下生遲內變虞爲宮
盛變商遲內徵

六日律七寸小分一半強 準七尺三千三十
路時十三萬六千二百二十五 下生未育路時
爲宮雜宮商未育徵

六日律六寸九分小分二微強 準六尺九寸四

千一百二十三

形始十二萬四千三百九十二 下生遲時形始
爲宮制時商遲時徵

五日律六寸八分小分三弱 準六尺八寸五千
四百七十六

依行十三萬二千五百八十二 上生色育依行
爲宮謙待商色育徵

七日律六寸七分小分三大強 準六尺七寸七
千五十九

中呂十三萬一千七十二 上生勃始中呂爲宮

去滅商執始徵

八日律六寸六分小分六弱 準六尺六寸萬一

千六百四十二

南中十二萬九千三百八 上生丙盛南中為宮

安度商丙盛徵

七日律六寸五分小分七微弱 準六尺五寸萬

三千六百八十五

內負十二萬七千五百六十七 上生分動內負

為宮歸嘉商分動徵

八日律六寸四分小分八強 準六尺四寸萬五

千九百五十八

物應十二萬五千八百五十一 上生所負未物應為

宮不宮與商所負未徵

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九強 準六尺三寸萬八

千四百七十一

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 上生大呂蕤賓

為宮夷則商大呂徵

一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二微強 準六尺三寸四

千一百三十一

南事十二萬四千一百五十四不生南事窮無商

徵不為宮

七日律六寸三分小分一弱 準六尺三十一千
五百三十一

成變十二萬二千七百四十一 上生分否成變
為宮解形商分否徵

七日律六寸二分小分三大強 準六尺二寸七
千六十四

離宮十二萬一千八百一十九 上生凌陰離宮
為宮去南商凌陰徵

七日律六寸一分小分五微強 準六尺一寸万

二百二十七

制時十一萬九千四百六十 上生少出制時為
宮分積商少出徵

八日律六寸小分七弱 準 萬九千六百二十

林鍾十一萬八千九十八 上上太立林鍾為宮
南呂商太族徵

一日律六寸 準六尺

謙待十一萬七千八百五十一 上生未知謙待
為宮曰呂商未知徵

五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九弱 準五尺九寸萬七

千二百一十三

去減十一萬四千五百八 上生時息去減為宮
結窮商時息徵

七日律五寸九分小分二弱 準五尺九寸三千
七百八十三

安度十一萬四千九百四十 上生屈齊安度為
宮歸期商屈齊徵

六日律五寸八分小分四弱 準五尺八寸七十
七百八十六

歸嘉十一萬三千三百九十二 上生隨期歸嘉

為宮未卯商隨期徵

六日律五寸七分小分六微強 準五尺七寸萬
一千九百九十九

否與十一萬一千八百六十七 上生形晉否與
為宮夷汗商形晉徵

五日律五寸六分小分八強 準五尺六寸萬六
十四百二十二

夷則十一萬五百九十二 上生夾鍾夷則為宮
無射商夾鍾徵

八日律五寸六分小分二弱 準五尺六寸三千

六百七十二

解形十一萬九千一百三 上生開時解形為宮
閉掩商開時徵

八日律五寸五分小分四強 準五尺五寸八千
四百六十五

去南十萬七千六百三十五 上生族嘉去南為
呂鄰齊商族嘉徵

八日律五寸四分小分六大強 準五尺四寸萬
三千四百六十八

分積十萬六千一百八十八 上生爭南分積為
八千六百八十一

宮期保商爭南徵
十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九半強 準五尺三寸萬

南呂十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上生姑洗南呂為
宮應鍾商姑洗徵

一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三強 準五尺三寸六千
五百六十一

白呂十萬四千七百五十六 上生南授白呂為
官分烏商南授徵

五日律五寸三分小分二強 準五尺三寸四千

三百七十一

結躬十萬三千五百六十三 上生變虞結躬為

宮遲內商變虞徵

六呂律五寸二分小分六少強 準五尺二寸萬

二千一百一十四

歸期十萬二千一百六十九 上生路時歸期為

宮未育商時徵

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九微強 準五尺一寸萬

七千八百五十七

未卯十萬七百九十四 上生形始未卯為宮遲

時商形始徵

六日律五寸一分小分二微強 準五尺一寸四

千八十七

夷汗九萬九千四百三十七 上生依行夷汗為

宮色育商依行徵

七日律五寸小分五強 準五尺萬二百二十

無射九萬八千三百四 上生中呂無射為宮執

始商中呂徵

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九強 準四尺九寸萬八

千五百七十三

律曆考卷之十一 律曆考卷之十一 律曆考卷之十一

閉掩九萬六千九百八十 上生南中閉掩為宮
丙盛商南中徵

八日律四寸九分小分三弱 准四尺九寸五千
三百三十三

鄰齊九萬五千六百七十五 上生內負鄰齊為
宮分動商內

七日律四寸八分小分六微強 准四尺八寸萬
一千九百六十六

期保九萬四千三百八十八 上生物應期保為
宮質未商物應徵

八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九微強 准四尺七寸萬
八千七百七十九

應鍾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上生蕤賓應鍾為
宮大呂商蕤賓徵

一日律四寸七分小分四微強 准四尺七寸八
千十九

分鳥九萬三千一百一十七 上生南事分鳥窮
次無徵不為宮

七日律四寸七分小分三微強 准四尺七寸六
千五十九

遲內九萬二千五十六
上三盛變遲內為宮分
否商盛變徵

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八弱
準四尺六寸萬五千一百四十一

未育九萬八百一十七
上生離宮未育為宮凌

陰商離宮徵

八日律四寸六分小分一少強
準四尺六寸二千七百五十二

遲時八萬九千五百九十五
上生制時遲時為宮少出商制時徵

六日律四寸五分小分五強
準四尺五寸萬二千一百一十五

截管為律吹以考聲列以物氣道之本也
前書注曰章帝時零

陵文學奚景於冷道縣外祠下得白玉瑄古以玉為瑄
術家以其聲微而體難知其

分數不明故作準以代之準之聲明暢易達分寸

又粗然弦以緩急清濁非管無以正也均其中弦

今與黃鍾相得案畫以求諸律無不如數而應者

矣音聲精微綜之者解元和元年待詔候鍾律躬

彤上言官無時六上律以準調音者故待詔嚴崇

具以準法教子男官宣通習願召官補學官主調

樂器詔曰崇子學審曉律別其族協其聲者審試
不得依託父學以龍聾為聰聲微妙獨非莫知獨是
莫曉以律錯吹能知命十二律不失一方為能傳
崇學耳太史丞弘試十二律其中其四不中其
六不知何律宣遂罷自此律家莫能為準施弦候
部莫知復見薛瑄書曰上以太常樂丞鮑鄴等上樂事下車
騎將軍馬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制上言王
者飲食之道須四時五味故有食舉之樂所以順天地養神明求
福應止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者天地之和不可久廢今官樂但
有太簇皆不應口律可作十二月均各應其月氣乃能感天地和
氣宜應明帝始令靈臺六律候而未設其門樂經曰十二月行之
所以宣氣豐物也月開斗建之門而奏歌其律誠宜施行願與待
詔嚴崇及能作樂器者共作治考工給所當詔下太常太常上言
作樂器直錢百四十六萬請太僕作成上奏寢今明詔下臣防臣
申問鄴及待詔知音律者皆言聖人作樂所以宣氣致和順陰陽

也臣愚以為可順上天之明
頌之音以立太平以迎和氣

平六年東觀召典律

光等不知歸闕舊藏

能定其弦緩急音不可

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

絕其可以相傳者唯十

音生於陰陽分為十二

效物類也天效以景地

景至律氣應則灰除是

前殿合八能之士陳八

因歲首令正發太簇之律奏雅
條貫甚備詔書以防言下三公喜

天子舍人張光等問準意

得其器形制如房書猶不

書以時人知之者欲教而

師故史官能辨清濁者遂

推常數及候氣而已夫五

行轉生六十皆所以紀斗氣

效以響音即律也陰陽和則

以天子常以日冬夏至御

以聽樂均度晷景候鍾律

權上灰放陰陽冬至陽

氣應則均清景長極黃

鍾通土灰輕而衡仰夏

陰氣應則樂均濁景短

極蕤賓通土灰重而衡

淮南子曰水勝故夏至濕火勝故冬至燥燥故灰輕濕故灰重

進退於先後五日之中

能各以候狀聞太史封

上效則和否則占

擊黃鐘

陽之景如度數夏至之日如中視其景如度者其歲美

至之禮冬至之日樹八尺之表日

多謫言政令為之不平各進則退一尺則月食月食則正臣下

和順景不如度者則歲惡人民

之法為室三重戶閉塗

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

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庠

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

以葭莖灰抑其內端

案曆而候之氣至者灰去

其為氣所動者其灰散人及風所動者其灰聚殿

中候用玉律十二惟二至及候靈臺用竹律六十

候日如其曆

月令章句能則假數以正其度數正則音亦正矣鍾以斤兩尺寸中所容受升斗

黃鍾之管長九寸徑三分九分其律亦以寸分長短為度故曰

儀以度量者可以文載口傳並衆共知然不如耳使之明也

後漢書志第一

後漢書志第二

律曆中

劉

昭

注補

賈逵論曆

永元論曆

延光論曆

漢安論曆

熹平論曆

論月食

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曆稍後
 天朔先曆朝或在晦月見考其行日有退無進月
 有進無退建武八年中太僕朱浮太中大夫許淑
 等數上書言曆不正宜當改更時分度覺差尚微
 上以天下初定未遑考正至永平五年官曆書七月
 月十六日食待詔楊岑見時月食多先曆即縮用

筭上為日上一言月當十五日食官曆不中詔書令
岑普與官課起七月盡十一月弦望凡五宣曆皆
失岑皆中更寅詔令岑署弦望月食官復令待詔
張盛景防鮑鄴等以四分法與岑課歲餘盛等所
中多與岑六事十二年十一月丙子詔書令盛防代
岑署弦望月食加時四分之術始頗施行是時盛
防等未能分明曆元綜校分度故但用其弦望而
已先是九年太史待詔董萌上言曆不正事下三
公太常知曆者雜議訖十年四月無能分明據者
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遠日月宿度相覺浸多

而候者皆知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一度未至牽
牛五度而以為牽牛中星從天四分日之三晦朔
弦望差天一日宿差五度章帝知其謬錯以問史
官雖知不合而不能易故召治曆編訢李梵等綜
校其狀梵清河人二月甲寅遂下詔曰朕聞古先聖

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河圖曰赤九會
昌十世以光十一以興又曰九名之世帝行德封
刻政朕以不德奉承大業夙夜祗畏不敢荒寧予
末小子託在於數終曷以續興崇弘祖宗拯濟元
元尚書琰璣鈐曰述堯世放唐文帝命驗曰堯考

德顧期立象且三五步驟優劣殊軌況乎頑陋無以克堪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每見圖書中心愈焉間者以來政治不得陰陽不和災異不息癘疫之氣流傷於牛農本不播夫庶徵休咎五事之應咸在朕躬信有闕矣將何以補之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又曰歲二月東巡狩至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觀東后叶時月正日祖堯岱宗同律度量量考在機衡以正曆象庶乎有益春秋保乾圖曰三百年斗曆改憲史官周太初鄧平術有餘分一在三百年之域行度轉差浸以謬錯璇璣不正文象不稽

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曆以為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数之立春日也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迂用望平和曆時之義蓋亦遠矣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異百君子越有民同心敬授獲咸喜以明予祖之遺功於是四分施行而訢梵猶以為元首十一月當先大欲以合耦弦望命有常日而十九歲不得七閏晦朔失實行之未期章帝後發聖思考之經識使左中郎將賈逵問治曆者衛承李崇天尉屬梁鮪司徒嚴勗太子舍人徐震鉅鹿公乘蘇統及訢梵等十

人以為月當先小據春秋經書朔不書晦者朔必有明晦不朔必在其月也即先大則一月再朔後月無朔是明不可必執等以為當先大無文正驗取欲諧耦十六日月朏昏晦當滅而已又晦與合同時不得異日又上知訢梵况見勅毋拘曆已班天元始起之月當小定後年曆數遂正永元中復令史官以九道法候弦望驗有無差跌達論集狀後之議者用得折衷故詳錄焉

達論曰太初曆冬至日在牽牛初者牽牛中星也古黃帝夏殷周魯冬至日在建星建星即今斗星

也太初曆斗二十六度冬至二百八十五分牽牛八度案行事史官注冬夏至日常不及太初曆五度冬至日在斗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一石氏星經曰黃道規牽牛初直斗二十度去極二十五度於赤道斗二十一度也四分法與行事候注天度相應尚書考靈曜斗二十二度無餘分冬至在牽牛所起又編訢等據今日所在牽牛中星五度於斗二十一度四分一與考靈曜相近即以明事元和二年八月詔書曰石不可離令兩候上得差多者太史令玄筭候元和二年至永元元年五歲中課日行

及冬夏至斗一十一度四分一合古曆建星考靈
曜日所起其星間距度皆如石氏故事他術以爲
冬至日在牽牛初者自此遂黜也達論曰以太初
曆考漢元盡太初元年日朔二十三事其十七得
朔四得晦二得二日新曆七得朔十四得晦二得
三日以太初曆考太初元年盡更始二年二十四
事十得晦以新曆十六得朔七得二日一得晦以
太初曆考建武元年盡永元元年二十三事五得
朔十八得晦以新曆六十七得朔三得晦三得二日
又以新曆上考春秋中有日朔者二十四事失不

中者二十三事天道參差不齊必有餘餘又有長
短不可以等齊治曆者方以七十六歲斷之則餘
分稍長稍得一曰故易金火相革之卦象曰君子
以治曆明時又曰湯武革命順乎天應乎人言聖
人必曆象日月星辰明數不可貫數千萬歲其間
必改更先距求度數取合日月星辰所在而已故
求度數取合日月星辰有異世之術太初曆不能
下通於今新曆不能上得漢元一家曆法必在三
百年之間故議文曰三百年斗曆改憲漢興當用
太初而不改下至太初元年百二歲乃改故其前

有先晦一日合朔下至成哀以二日為朔故合朔
多在晦此其明效也達論曰臣前上傳安等用黃
道度日月弦望多近史官一以赤道度之不與日
月同於今曆弦均至差一日以上輒奏以為變至
以為日却縮退行於黃道自得行度不為變願請
太史官日月宿簿及星度課與待詔星象考校奏
可臣謹案前對言冬至日去極一百一十五度夏
至日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日去極九十一度洪
範日月之行則有冬夏五紀論日月循黃道南至
牽牛北至東井率日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

分度七也今史官一以赤道為度不與日月行同
其斗牽牛輿鬼赤道得十五而黃道得十三度半
行東壁奎婁軫角亢赤道十度黃道八度或月行
多而日月相去反少謂之日却案黃道值牽牛出
赤道南二十五度其直東井輿鬼赤道北五度
赤道者為中天去極俱九十度非日月道而以搖
準度日月失其實行故也以今太史官候注考元
和二年九月巳來月行牽牛東井四十九事無行
十一度者行婁角三十七事無行十五六度者如
安言問與星待詔姚崇并畢等十二人皆曰星圖

有規法日月實從黃道官無其器不知施行案甘
露二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以圖儀度日月行
考驗天運狀日月行至牽牛東井日過度月行十
五度至婁角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赤道使然此
前世所共知也如言黃道有驗合天日無前却駭
望不差一日比用赤道密近宜施用上中多臣校
案述論永元四年也至十五年七月甲辰詔書造
太史黃道銅儀以角為十三度亢十六氏十六房五
心五尾十八箕十斗二十四四分度之一牽牛七
須女十一虛十危十六管室十八東壁十奎十七

婁十二胃十五昂十一畢十六觜三參八東井三
十輿鬼四柳十四星七張十七翼十九軫十八凡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冬至日在斗十九度
四分度之一史官以郭日月行參弦望雖密近而
不為注日儀黃道與度轉運難以候是以少循其
事述論曰又今史官惟合朔弦望月食加時率多
不中在於不知月行遲疾意永平中詔書令故太
史待詔張隆以四分法署弦望月食加時隆言能
用易九六七八支知月行多少今案隆所署多失
臣使隆逆推前手所署不應或異日不中天乃益

遠至十餘度梵統以史官候注考校月行當有遲疾不必在牽牛東井婁角之間又非所謂朏側匿乃由月所行道有遠近出入所生率一月移故所疾處三度九歲九道一復凡九章百七十一歲復十一月合朔日冬至合春秋三統九道終數可以知合朔弦望月食加時據官注天度為分率以其術法上考建武以來月食凡二十八事差密近有益宜課試上案史官舊有九道術廢而不修熹平中故治曆郎梁國宗整上九道術詔書下太史以參舊術相應部太子舍人馮恂課校恂亦復作

道術增損其分與整術並校差為近太史令颺上以

恂術參弦望然而加時猶復先後天遠則十餘度

杜預長曆曰書稱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歲是以天子必置日官諸侯必置日御世修其業以考其術率全數而言故曰六日其實五日四分之一日日行一度而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有畸日官當會集此之遲疾以考

成晦朔錯綜以設閏月閏月無中氣而北斗邪指兩辰之間所以異於他月也積此以相通四時八節無違乃得成歲其微密至矣

得其精微以合天道事敘而不悖故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然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

與曆錯故仲尼立明每放朔閏發文蓋正得失因以宣明曆數也桓十七年日食得朔而史閏其日書朔僖十五年日食而史

閏朔與日故傳因其得失並起時史之謬兼以明其餘日食或曆失其正也莊二十五年經書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周六月夏之四月所謂正陽之月也而時曆誤實是七月之朔非六月故傳云非常也惟正月之朔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

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此非用幣伐鼓常月因變而起曆誤也文十五年經文皆同而更復發傳曰非礼明明前傳以審正陽六月後

羊

傳發例欲以明諸侯之元也此乃賢之微言先儒所未喻也昭
十七年夏六月日有食之而平子言非正陽之月以誣一朝近於
指鹿為馬故傳曰不君君且因以明此月為得天正也劉子駿造
三統曆以修春秋春秋三食實甲乙者三十四而三統曆唯一食
曆術比諸家既最疎又六千餘歲輕益一日凡歲常累日為次而
無故益之此不可行之甚者班因前代名儒而謂之最密非徒班
固也自古以來諸論春秋者多述謬誤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
諸曆以推經傳朔日皆不得諸合日食於朔此乃天驗經傳又書
其朔食可謂得天而劉君諸儒說皆以為月二日或三日公違聖
人明文其蔽在放守一元不與天消息也余感春秋之事嘗著曆
論極言曆之通理其大指曰天行不息日月星辰各運其舍皆動
物也物動則不一雖行度大量可得而限累日為月以新故相序
不得有不有毫毛之差此自然理也故春秋日有頓月而食者曠年
不食者理不得一而算守從效故曆無不有差失也始失於毫毛
而尚未可覓積而成多以失弦望朔晦刻不得不改以從之書
所謂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易所謂治曆明時言當順天以未
合非為合以驗天者也推且論之春秋二百餘年其治曆變通多
矣雖數術絕滅還勢經傳微旨大量可知時之違謬則經傳有驗
李老匡當曲循經傳月日日食以者明晦出以推時驗而皆不然
各據其孝以推春秋此無異度已之跡而欲削他人之足也余為

曆論之後至咸寧中李暹下顯依論卦為術言乾度曆表上
朝廷其術合日行四分之數而微增月行用三百歲改憲之意二
元相推七十餘歲承以強弱強弱之差蓋少而適足以遠通盈宿
時尚書及史官以乾度與太始曆參校古今謂其乾度曆殊勝今
其術具存時又并考古今十曆以驗春秋三統曆之最疎也今
具列其時得失之數又據經傳微旨證據及失閏時文字謬誤
以相發明為經傳長曆諸經傳證據及失閏時文字謬誤
皆甄發之雖未必其得天蓋春秋當時之曆也李老者覽焉

永元十四年待詔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
增減一刻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
曆密詔書下太常令史官與融以儀校天課度遠
近太史令舒承梵等對案官所施漏法令甲第六
常符漏品孝宣皇帝三年十二月乙酉下建武十
年二月壬午詔書施行漏刻以日長短為數率日

南北二度四分而增減一刻一氣俱十五日日去
極各有多少今官漏率九日移一刻不隨日進退
夏曆滿隨日南北為長短密近於官漏分明可施
行其年十一月甲寅詔曰告司徒司空漏所以節
時分定民昏明昏明長短起於日去極遠近日道周
不可以計率分當據儀度下參晷景今官漏以計
率分昏明九日增減一刻違失其實至為疏數以
耦法太久待詔霍融上言不與天相應太常史官
運儀下水官漏失天去日至三刻以晷景為刻少所
違失密近有驗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立成於

官府當用者計吏到班予四十八箭前文多故魁取
二十四氣日所在并黃道去極晷景漏刻昏明中
星刻于下昔太初曆之興也發謀於元封啓定於
天鳳積百三十年是非乃審及用四分亦於建武
施於元和訖於永元七十餘年然后儀式備立司
候有準天事幽微若此其難也中興以來圖讖漏
泐而考靈曜命曆序皆有甲寅元其所起在四分
庚申元後百一十四歲朔差却二日學士修之於
章澤信向以為得正及太初曆以後大為疾而修
之者云百四十四歲而太歲超一表百七十一歲

當棄朔餘六十三中餘千一百九十七乃可常行
自太初元年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一當去分而
不去故令益有疏闊此二家常挾其術庶幾施行
每有訟者百寮會議羣儒騁思論之有方益於多
開識之故詳錄焉

安帝延光二年中謁者竄誦言當用甲寅元河南
梁豐言當復用太初尚書郎張衡周興皆能曆數
難誦豐或不對或言失誤衡與參衆儀注者考往
校今以爲九道法最密詔書下公卿詳議太尉愷
等上侍中施延等議太初過天日一度茲望失三

月以晦見西方食不與天相應元和改從四分四
分雖密於太初復不正皆不可用甲寅元與天相
應合圖讖可施行博士黃廣大行令任僉議如九
道河南尹祉太子舍人李淑等四十人議即用甲
寅元當除元命苞天地開闢獲麟中百一十四歲
推閏月六直其日或朔晦弦望二十四氣宿度不
相應者非一用九道爲朔月有比三大二小皆疏
遠元和變曆以應保乾圖三百歲斗曆改憲之文
四分曆本起圖讖最得其正不宜易愷等八十四
人議宜從太初尚書令忠上奏諸從太初者皆無

他效驗徒以世宗攘夷廓境享國久長為辭或云
孝章改四分災異卒其未有善應臣伏惟聖王興
起各異正朔以通三統漢祖受命因秦之紀十月
為年首閏常在歲後不稽先代違於帝典太宗遵
修三階以平黃龍以至刑殄以錯五是洪範以備庶幾
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哀平之際同承太初而妖孽累
仍痾禍非一議者不以成數相參考真求實而汎
采妄說歸福太初致咎四分太初曆眾賢所立是
非已定永平不審復革其絃望四分有謬不可施
行元和鳳鳥不當應曆而翔集遠嘉前造則喪其

休近譏後改則隱其福漏見曲論未可為是臣輒
復重難衡輿以為五紀論推步行度當時比諸術
為近然猶未稽於古及荀子歆欲以合春秋橫斷
年數損夏益周考之表紀差謬數百兩曆相課六
千一百五十六歲而太初多日冬至日直斗而
云在牽牛迺闊不可復用昭然如此史官所共見
非獨衡輿前以為九道密近今議者以為有闕及
甲寅元復多違失皆未可取正昔仲尼順假馬之
名以崇君之義況天之曆數不可任疑從虛以非
易是上納其言遂改曆事

順帝漢安二年尚書侍郎邊韶上言世微於數虧道盛於得常數虧則物衰得常則國昌孝武皇帝據發聖思因元封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乃詔太史令司馬遷治曆鄧平等更建太初改元易朔行夏之正乾鑿度八十分之四十三爲日法設清臺之候驗六異課效備密太初爲最其後劉歆研機極深驗之春秋參以易道以河圖帝覽嬉雜書甄曜度推廣九道百七十一歲進退六十三分百四十四歲一超次與天相應少有關謬從太初至永平十一年百七十歲進退餘分六十三治曆

者不知處之推得十二度弦望不效挾廢術者得竄其說至永和二年小終之數浸過餘分稍增月不用晦朔而先見孝章皇帝以保乾圖三百年斗曆改憲就用四分以太白復樞甲子爲癸亥引天從筭耦之目前更以庚申爲元既無明文託之於獲麟之歲又不與感精符單闕之歲同史官相代因成習疑少能鉤深致遠案弦望足以知之詔書下三公百官雜議太史令虞恭治曆宗前等議建曆之本必先立元元正然後定日法法定然後度周天以定分至三者有程則曆可成也四分曆仲

紀之元起於孝文皇帝後元三年歲在庚辰上四
十五歲歲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又上二百七十
五歲歲在庚申則孔子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壽
之上行復得庚申歲歲相承從下尋上其執不誤
此四分曆元明文圖讖所著也太初元年歲在丁
丑上極其元當在庚戌而曰丙子言百四十四歲
超一辰凡九百九十三超歲有空行八十二周有
奇乃得丙子案歲所超於天元十一月甲子朔旦
冬至日月俱超日行一度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一而周天一而名曰歲歲從一辰日不得空周

天則歲無由超辰案百七十歲二部一章小餘六
十三自然之數也夫數出於杪習以成毫釐毫釐
積累以成分寸兩儀既定日月始離初行生分積
分成度日行一度一歲而周故爲術者各生度法
或以九百四十或以八十一法有細穉以生兩科
其歸一也日法者日之所行分也日垂令明行有
常節日法所該通遠無已損益毫釐差以千里自
此言之數無緣得有虧棄之意也今欲飾平之失
斷法垂分恐傷大道以步日月行度終數不同四
章更不得朝餘一雖言九道去課進退恐不足以

補其闕且課曆之法晦朔變弦以月食天驗昭著
莫大焉今以去六十三分之法為曆驗章和元年
以來日變二十事

案五行志章和元年訖漢安二年日變二十三事古今注又長一

月食

二十八事與四分曆更失定課相除四分尚得多
而又便近孝章皇帝曆度審正圖儀晷漏與天相
應不可復尚文曜鉤曰高辛受命重黎說文唐堯
即位羲和立禪夏后制德昆吾列神成周改號長
弘分官運斗樞曰常占有經世史所明洪範五紀
論曰民間亦有黃帝諸曆不如史官記之明也自
古及今聖帝明王莫不取言於羲和常占之官是

精微於暑儀正眾疑秘藏中書改行四分之原及
光武皇帝數下詔書草創其端孝明皇帝課校其
實孝章皇帝宣行其法君更三聖年歷數十信而
微之舉而行之其元則上統開闢其數則復古四
分宜如甲寅詔書故事奏可

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冕
言曆元不正故妖民叛寇益州盜賊相續為曆用
甲寅為元而用庚申圖緯無以庚為元者近秦所
用代周之元太史治曆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
乞與本庚申元經緯有明受虛欺重誅乙卯詔書

下三府與儒林明道者詳議務得道真以羣臣會

司徒府議蔡邕集載三月九日百官會府公殿下東面校尉南面侍中郎將大夫千石六百石重行北面議郎博

士西面戶曹令史當坐中而讀詔聖書公議蔡邕議郎蔡邕議

以為曆數精微去聖又遠得失更迭術術無常是

以承秦曆用顓頊元用乙卯蔡邕命論曰顓頊曆術曰天元正月己巳朔旦立春俱以日月

起於天廟營室五度今月令孟春之月日在營室百有二歲孝武皇帝始改正朔曆

用太初元用丁丑行之百八十九歲孝章皇帝改

從四分元用庚申今光晷各以庚申為非甲寅為

是案曆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

光晷所據則殷曆元也他元雖不明於圖讖

各家術皆當有效於其當時黃帝始用太初丁丑

之元有六家紛錯爭訟是非太史令張壽王挾甲

寅元以非漢曆雜候清臺課在下第卒以疏闊連

見効奏太初效驗無所漏失是則雖非圖讖之元

而有效於前者也及用四分以來考之行度密於

太初是又新元效於今者也延光元年中謁者曹

誦亦非四分庚申上言當用命曆序甲寅元公卿

百寮參議正處竟不施行且三光之行遲速進退

不必若一術家以筭追而求之取合於當時而已

故有古今之術今之不能上通於古亦猶古術之

不能下通於今也元命苞乾鑿度皆以為開闢至
獲麟二百七十六萬歲及命曆序積獲麟至漢起
庚子部之二十三歲竟巳酉戊子及丁卯部六十
九歲合為二百七十五歲漢元年歲在乙未上至
獲麟則歲在庚申推此以上上極開闢則不在庚
申讖雖無文其數見存而光晃以為開闢至獲麟
二百七十五萬九千八百八十六歲獲麟至漢百
六十二歲轉差少一百一十四歲云當滿足則上
違乾鑿度元命苞中使獲麟不得在哀公十四年
下不及命曆序獲麟漢相去四部年數與奏記譜

注不相應當今曆正月癸亥朔光晃以為乙丑朔
乙丑之與癸亥無題勒款識可與眾共別者須以
弦望晦朔光魄虧滿可得而見者考其符驗而光
晃曆以考靈曜二十八宿度數及冬至日所在與
今史官甘石舊文錯異不可考按以今渾天圖儀
檢天文亦不合於考靈曜光晃誠能自依其術更
造望儀以追天度遠有驗於圖書近有效於三光
可以易奪甘石窮服諸術者實宜用之難問光晃
但言圖讖所言不服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制書曰
朕聞古先聖王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史

官用太初鄧平術冬至之日日在斗二十二度而
曆以爲牽牛中星先立春一日則四分數之立春
也而以折獄斷大刑於氣已迁用望平和蓋亦遠
矣今改行四分以遵於堯以順孔聖奉天之文是
始用四分曆庚申元之詔也深引河雒圖讖以爲
符驗非史官私意獨所興構而光晁以爲固意造
妄說違反經文謬之甚者昔堯命羲和曆象日月
星辰舜叶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曆明時可謂正
矣且猶遇水遭旱戒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光
晁以爲陰陽不和姦臣盜賊皆元之咎誠非其理

元和二年乃用庚申至今九十二歲而光晁言奏
所用代周之元不知從秦來漢三易元不常庚申
光晁區區信用所學亦妄虛無造欺語之愆至於
改朔易元往者壽王之術已課不效宜誦之議不
用元和詔書古文備義著非羣臣議者所能變易太
尉耽司徒隗司空訓以邕議劾光晁不敬正鬼神
法詔書勿治罪

臣昭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觀蔡邕之議可
以言于機矣賢明在朝弘益遠哉公卿結正
足懲淺妄之徒詔書
勿治亦深蓋各之致

太初曆推月食多失四分因太初法以河平癸巳
爲元施行五年永元元年天以七月後閏食術以

八月其十二年正月十二日蒙公乘宗紺上書言
今月十六日月當食而曆以二月至期死紺言太
史令巡上紺有益官用除待詔甲辰詔書以紺法
署施行五十六歲至本初元年天以十二月食曆
以後年正月於是始差到熹平三年二十九年之
中先曆食者十六事常山長史劉洪上作七曜術
甲辰詔屬太史部郎中劉固舍人馮恂等課效復
作八元術固等作月食術並已相參固術與七曜
術同月食所失皆以歲在己未當食四月恂術以
三月官曆以五月太史上課到時施行中者丁巳

詔書報可其四年紺孫誠上書言受紺法術當復
改今年十二月當食而官曆以後年正月到期如
言拜誠為舍人丙申詔書聽行誠法光和二年歲
在己未三月五月有日陰太史令修部舍人張恂等
推計行度以為三月近四月遠誠以四月奏廢誠
術施用恂術其三年誠兄整前後上書言去年三
月不食當以四月中官廢誠正術用恂不正術整
所上三屬太史太中主者終不自言三月近四月
遠食當以見為正無遠近詔書下太常其詳案注
記平議術之要效驗虛實太常就耽上選侍中韓

說博士蔡較穀城門候劉洪右郎中陳調於太常
府覆校注記平議難問恂誠各對恂術以五千六
百四十日有九百六十一食爲法而除成分空加
縣法推建武以來俱得三百二十七食其十五食
錯案其官素注天見食九十八與兩術相應其錯
辟二千一百誠術以百三十五月十七三食爲注
乘除成月從建康以上減四十一建康以來減三
十五以其俱不食恂術改易舊法誠術中復減陰
論其長短無以相踰各引書緯自證文無義要取
追天而已夫日月之術日循黃道月從九道以赤

道儀曰冬至去極俱一百一十五度其入宿也赤
道在斗二十一而黃道在斗十九兩儀相參日月
之行曲直有差以生進退故月行并半十四度以
上其在角婁十二度以上皆不應率不行以是言
之則術不差不改不驗不用天道精微度數難定
術法多端曆紀非一未驗無以知其是未差無以
知其失失然後改之是然後用之此謂九執其中
今誠術未有差錯之謬恂術未有獨中之異以無
驗改未失是以檢將來爲是者也誠術百三十五
月月二十三食其文在書籍學者所修施行曰久

宮守其業經緯日月厚而未愆信於天文述而不
作恂久在候部許心善意能揆儀度定立術數推
前校往亦與見食相應然協曆正紀欽若昊天宜
率舊章如甲辰丙申詔書以見食為比令宜施用
誠術棄放恂術史官課之後有效驗乃行其法以
審術數以順改易耽以說等議奏聞詔書可恂整
誠各復上書恂言不當施誠術整言不當復棄恂
術為洪議所侵事下永安臺覆實皆不如恂誠等
言劾奏護欺詔書報恂誠各以二月奉贖罪整嫡
作左校二月遂用洪等施行誠術光和二年萬年

公乘王漢上月食注自章和元年到今年凡九十
三歲合百九十六食與官曆河平元年月錯以己
巳為元事下太史令修上言漢所作注不與見食
相應者二事以同為異者二十九事尚書召穀城
門候劉洪勅曰前郎中馮光司徒掾陳晃各訟曆
故議郎蔡邕其補續其志今洪其詣修與漢相參
推元謂分考校月食審己巳元密近有師法洪便
從漢受不能對洪上言推元漢己巳元則考靈曜
旃蒙之歲乙卯元也與光見甲寅元相經緯於以
追天作曆校三光之步今為疏闊孔子緯一事見



原件短缺

P21以后缺

二端者明曆興廢隨天為節甲寅曆於孔子時效
己巳顓頊秦所施用漢興草創因而不易至元封
中迂闊不審更用太初應期三百改憲之節甲寅
己巳讖雖有文略其年數是以學人各傳所聞至
於課校罔得厥正夫甲寅元天正正月甲子朔旦
冬至七曜之起始於牛初乙卯之元久正己巳朔
旦立春三光聚天廟五度課兩元端閏餘差自五
十分二之三朔三百四中節之餘二十九以效信
難聚漢不解說但言先人有書而已以漢成汪參
官施行術不同二十九事不中見食二事案漢書

後漢書志第三

律曆下

劉

昭

注補

曆法

昔者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道之
發斂景之長短斗剛之建青龍所躔參伍以變錯
綜其數而制術焉天之動也一晝一夜而運過周
星從天而西日違天而東日之所行與運周在天
成度在曆成日居以列宿終於四七受以甲乙終
于六旬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
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

之望以速及舒光盡體伏謂之晦晦朔合離斗建
移辰謂之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冬夏之間則有
春有秋是故日行北陸謂之冬西陸謂之春南陸
謂之夏東陸謂之秋日道發南去極彌遠其景彌
長遠長乃極冬乃至焉日道斂北去極彌近其景
彌短近短乃極夏乃至焉二至之中道齊景正春
秋分焉日周于天一寒一暑四時備成萬物畢改
攝提遷次青龍移辰謂之歲歲首至也月首朔也
至朔同日謂之章同在日首謂之部部終六旬謂
之紀歲朔又復謂之元是故日以實之月以閏之

時以分之歲以周之章以明之部以部之紀以記
之元以原之然後雖有變化萬殊羸胸無方莫不
結系于此而稟正焉極建其中道營于外璇衡追
日以察斂光道生焉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
刻以考中星昏明生焉日以有光道月有九行九行
出入而交生焉朔會望衡鄰於所交虧薄生焉月
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弦望星有留逆其歸一也
步術生焉金水承陽先後日下速則先日遲而後
留留而後逆逆與日違違而後速速與日競競又
先日遲速順逆晨夕生焉日月五緯各有終原而

七元生焉見伏有日留行有度而率數生焉參差
齊之多少均之會終生焉引而伸之觸而長之探
賸索隱鉤深致遠無幽辟潛伏而不以其精者然
故陰陽有分寒暑有節天地貞觀日月貞明若夫
祐術開業淳耀天光重黎其上也顓頊曰重黎承聖帝之
命若昊天典曆象三辰以授民事立閏定時以成
歲功義和其隆也唐虞夏商曰義和取象金火革命創制治
曆明時應天順民湯武其盛也月令章句曰帝舜時月正日湯武革命治曆
明時言承平者叶之承亂者革之及王德之衰也無道之君亂之於上
頑愚之史失之於下夏后之時義和淫酒廢時亂

日嶺乃征之紂作淫虐喪其甲子武王誅之夫能
貞而明之者其興也勃焉回而敗之者其亡也忽
焉巍巍乎若道天地之經紀帝王之壯事是以聖
人寶焉君子勤之夫曆有聖人之德六焉以本氣
者尚其體以綜數者尚其文以考類者尚其象以
作事者尚其時以占往者尚其源以知來者尚其
流大業載之吉凶生焉是以君子將有興焉咨焉
而以從事受命而莫之違也若夫用天因地揆時
施教頒諸明堂以為民極者莫大乎月令帝王之
大司備矣天下之能事畢矣過此而往羣忌苟禁

君子未之或知也斗之二十一度去極至遠也日
在焉而冬至羣物於是乎生故律首黃鍾曆始冬
至月先建子時平夜半當漢高皇帝受命四十有
五歲陽在上章陰在執徐冬十有一月甲子夜半
朔旦冬至日月閏積之數皆自此始立元正朔謂
之漢曆又上兩元而月食五星之元並發端焉曆
數之生也乃立儀表以校日景景長則日遠天度
之端也日發其端周而為歲然其景不復四周千
四百六十一日而景復初是則日行之終以周除
日得三百六十五四分度之一為歲之日數日日

行一度亦為天度察日月俱發度端即昴起日行

十九周月行二百五十四周復會于端是則月行

之終也以日周除月周得一歲周天之數以日一

周減之餘十二九分之七則月行過周及日行

之數也為一歲之月以除一歲日為一月之數月

之餘分積滿其法得一月月成則其歲月大四時

推移故置十二中以定月位有朔而無中者為閏

月中之始日節與中為二十四氣以除一歲日為

一氣之日數也其分積而成日為沒并歲氣之分

如法為一歲沒沒分于終中中終于冬至冬至之

分積如其法得一日四歲而終月分成閏閏七而
盡其歲十九名之曰章章首分盡四之俱終名之
曰部以一歲日乘之為部之日數也以甲子命之
二十而復其初是以二十部為紀紀歲青龍未終
三終歲後復青龍為元元法四千五百六十樂叶圖徵
曰天元以斤子朔且冬至日月起於牽牛之初百二十八年宿以
考王者始或盡一其曆數或不能盡一以四千五百六十為紀
甲寅窮末均曰紀即元也四千五百六十者五行相八一終之大
數也五者即紀或遇其統或不盡其數故一其少四二五百六十
為甲寅之終也王者起必易元故不復必前而終言之也謹言曰
四千五百六十歲為一元元中有厄故聖人有九歲之畜以備之也
紀法千五百二十月令章句曰紀還復故曆紀月萬八千八百
部法七十六月令章句曰七十六歲為部首部月九百四十一章法十

九章月二百三十五月令章句曰十九歲七閏月為一章周天千一百

六十一日法四部日二萬七千七百五十九

後數二十一為章閏通法四百八十七後法

七因為章閏日餘百六十八中法四十二

大周二十四萬三千三百三十五月周千一十六

月食數之生也乃記月食之既者率二十三食而

復既其月食百三十五率之相除得五百二十三

之二十而一食以除一歲之月得歲有再食五百

一十三分之五十也分終其法因以與部相約得
四與二十七互之會二千五十二二十而與元會

元會四萬一千四十 部會三千五十三 歲數
五百一十三 食數千八十一 月數百二十五
食法二十二

推入部術曰以元法除去上元其餘以紀法除之
所得數從天紀筭外則所入紀也不滿紀法者入
紀年數也以部法除之所得數從甲子部起筭外
所入紀歲名命之筭上即所求年太歲所在

推月食所入部會年以元會除去上元其餘以部
會除之所得以七十二乘之滿六十除去之餘以
二上除所得數從天紀筭之起外所以入紀不滿

二十者數從甲子部起筭外所入部會也其初不
滿部會者入部會年數也各以不入紀歲名命之
筭上即所求年部

天紀歲名 地紀歲名 人紀歲名 部首

甲子 庚辰 庚子 庚申一

癸卯 丙申 丙辰 丙子二

壬午 壬子 壬申 壬辰三

辛酉 戊辰 戊子 戊申四

庚子 甲申 甲辰 甲子五

己卯 庚子 庚申 庚辰六

六

戊午	丙辰	丙子	丙申七
丁酉	壬申	壬辰	壬子八
丙子	戊子	戊申	戊辰九
乙卯	甲辰	甲子	甲申十
甲午	庚申	庚辰	庚子十一
癸酉	丙子	丙申	丙辰十二
壬子	壬辰	壬午	壬申十三
辛卯	戊申	戊辰	戊子十四
庚午	甲子	甲申	甲辰十五
乙酉	庚辰	庚子	庚申十六

戊子	丙申	丙辰	丙子十七
丁卯	壬子	壬申	壬辰十八
丙午	戊辰	戊子	戊申十九
乙酉	甲申	甲辰	甲子二十

推天正術置入部年減一以章月乘之滿章法得
 一名為積月不滿為閏餘十二以上其歲有閏
 推天正朔日置入部積月以部日乘之滿部月得
 一名為積日不滿為小餘積日以六十除去之其
 餘為大餘以所入部名命之筭盡之外則前年天
 正十一月朔日也小餘四百四十一以上其月大

求後月朔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小餘滿部月得一上加大餘命之如前

一術以大周乘年周天乘減之餘滿部日則天正朔日也

推二十四氣術曰置入部年減一以月餘乘之滿中法得一名曰大餘不滿為小餘大餘滿六十除去之餘以部名命之筭盡之外則前年冬至之日也

求次氣加大餘十五小餘七除命之如前小寒日也推閏月所在以閏餘減章法餘以十二乘之滿章

閏數得一滿四以上亦得一筭之數從前年十一月起筭盡之外閏月也或進退以中氣定之

推弦望日因其月朔大小餘之數皆加大餘七小餘三百五十九四分三小餘滿部月得一加大餘大餘命如法得上弦又加得望次下弦又後月朔其弦望小餘二百六十以下每以百刻乘之滿部月得一刻不滿其數近節氣夜漏之半者以筭上為日

推設域術置入部年減一以設數乘之滿日法得一名為積設不盡為設餘以通法乘積設滿設法

得一名為大餘不盡為小餘大餘滿六十除去之
其餘以部名命之筭盡之外前年冬至前沒日也
求後沒加大餘六十九小餘四小餘滿沒法從大
餘命之如前無分為減

一術以為五乘冬至小餘以減通法餘滿沒法得
一則天正後沒也

推合朔所在度置入部積月以日乘之滿大周除
去之其餘滿部月得一名為積度不盡為餘分積
度加斗二十一度加二百三十五分以宿次除之
不滿宿則日月合朔所在星度也求後合朔加度

二十九加分四百九十九分滿部月得一度經斗
除二百三十五分

一術以閏餘乘周天以減大周餘滿部月得一合
以斗二十一度四分則天正合朔日月所在度

推日所在度置入部預日之數以部法乘之滿部

日除去之其餘滿部法得一為積度不盡為餘分
積度加斗二十一度以十九分以宿次除去之則

夜半日所在宿度也

求次日加一度求次日大加三十度小加二十九

度經斗除十分

一術以朔小餘減合日度分即日夜半所在其分二百三十五約之十九五不之

指月所在度置入部俱日之數以月周乘之滿部日除去之其餘滿部法得一為積度不盡為餘分

積度加斗二十一十分除如上法則所求之日夜半月所在宿度也

求次日加十三度二十八分求次月大加三十五度六十一分月小二十二度三十三分滿法得

二度經斗除十九分具冬下旬月在張心罽之謂盡漏分後盡漏盡也

一術以部法除朔小餘所得以減日半度也餘以減分即月夜半所在度也

推日明所入度分術置其月節氣夜漏之數以部法乘之二百除之得一分即夜半到明所行分

也以增夜半日所在度分為明所在度分也求昏日所入度以夜半到明日所行分減部法

其餘即夜半到昏所行分也以加夜半所在度分為昏日所在度也

推月明所入度分術置其節氣夜半之數以月周乘之以二百除之為積分積分滿部法得一以

增夜半度即明月所吐度也

求昏月所入度以明預分減月周其餘滿部法得一
度加夜半則昏日所在度也

推弦望日所入星度術曰置合朔度分之數加七
度三百五十九分四分之三宿次除之即得上弦
日所入宿度分也

求望下弦加除如前法小分四從大分滿部月從度
推弦望月所入星度術曰置月合朔度分之數加
度九十八加分六百五十三半以宿次除之即上
弦月所入宿度分也

求望下弦加除如前分滿部月從度

推月食術曰置入部會年數減一以食數乘之滿
歲數得一名曰積食不滿為食餘以月數乘積滿
食法得一名為積月不滿為月餘分積月以章月
除去之其餘為入章月數當先除入章閏乃以十
二除去之不滿者命以十一月算盡之外則前年
十一月前食月也

求入章閏者置入章月以章閏乘之滿章月得一
則入章閏數也餘分滿二百二十四以上至二百
三十一為食在閏月閏或進退以朔日定之求後

食加五百二十分滿法得一月數命之如法其分盡食筭上

推月食朔日術曰置食積月之數以二十九乘之爲積日又以四百九十九乘積月滿部月得一以并積日以六十除之其餘以所會部名命之筭盡之外則前年天正前食月朔日也求食日加大餘十四小餘七百一十九半小餘滿部月爲大餘大餘命如前則食日也

求後食朔及日皆加大餘二十七小餘六百一十五其月餘分不滿二十者又加大餘二十九小餘四百九十九其食小餘者當以漏刻課之夜漏未盡以筭上爲月

一術以歲數去上元餘以爲積月以百一十一乘之滿月數去之餘滿食法得一則天正後食推諸加時以十一乘小餘先減如法之半得一時其餘乃以法除之所得筭之數從夜半子起筭盡之外則所如時也

推諸上水漏刻以百乘其小餘滿其法得一刻不滿法法什之滿法得一分積刻先減所入節氣夜漏之半其餘爲書上水之數過晝漏去之餘爲夜

上水數其刻不滿夜漏十者乃減之餘為昨夜未
晝其弦望其日五星數之生也各記於日與周天
度相約而為率以章法乘周率為用法章月乘日
率如月法為積月日餘以月之月乘積為朔大小
餘乘為入月日餘以日法乘周率為日度法以率
去日率餘以乘周天如日度法為度之餘也日率
相約取之得二千九百九十萬一千六百二十一
億五十八萬二千三百而五星終始如部之數與元通
木周率四千三百二十七 日率四千七百二十
五合積月十三 月餘四萬一千六百六 月法

八萬二千二百一十三 大餘二十三 小餘八
百四十七 虛分九十三 入月日十五
日餘萬四千六百四十七 日度法萬七千三百
八 積度三十三 度餘萬三百一十四
火周率八百七十九 日率千八百七十六
合積月二十六 月餘六千六百三十四 月法
萬六千七百一 大餘四十七 小餘七百五十
四 虛分一百八十六 入月日十一
日餘千八百七十二 日度法三千五百一十六
積度四十九 度餘一百一十四

土周率九千九十六 日率九千四百一十五
合積月十二 月餘十三萬八千六百三十七
月法十七萬二千八百二十四 大餘五十四
小餘三百四十八 虛分五百九十二 八月日
二十三 日餘二千一百六十三 日度法三萬
六千三百八十四 積度十二 度餘二萬九千
四百五十一

金周率五千八百三十 日率四千六百六十一
合積月九 月餘九萬八千四百五 月法十一
萬七百七十 大餘二十五 小餘七百三十一

虛分二百九 八月日二十六 日餘三百八十一
一 日度法二萬三千三百二十 積度二百九
十二 度餘二百八十一

水周率萬一千九百八 日率千八百八十九
合積月一 月餘二十一萬七千六百六十

月法二十二萬六千二百五十二 大餘二十九
小餘四百九十九 虛分四百四十九 八月日
二十七 日餘四萬四千八百五 日度法四萬
七千六百三十一 積度五十七 度餘四萬四
千八百五

推五星術置上元以來盡所求年以周率乘之滿日率得一名為積合不盡名合餘餘以周率除之不得焉退歲無所得星合其年得一合前年二合前二年金水積合奇為晨偶為夕其不滿周率者反減之餘為度分

推星合月以合積月乘積合為小積又以月餘乘積合滿其月法得一從小積為月餘積月滿紀月去之餘為入紀月每以章閏乘之滿章月得一為閏不盡為閏餘以閏減入紀月其餘以十二去之餘為入歲月數從天正十一月起算外星合所在之月也其閏滿二百二十四以上至二百三十一星合閏月閏或進退以朔制之

推朔日以部日乘之入紀月滿部月得一為積日不盡為小餘積日滿六十去之餘為大餘命以甲子筭外星合月朔日

推入月日以部日乘月餘以其月法乘朔小餘從之以四千四百六十五約之所得得滿日度法得二為入月日不盡為日餘以朔命入月日筭外星合日也

推合度以周天乘度分滿日度法得一為積度不

盡為度餘以斗二十一四分一命度筭外星合所
在度也

一術加退歲一以減上元滿八十除去之餘以沒
數乘之滿日法得一為太餘不盡為小餘以甲子
命大餘則星合歲天正冬至自也以周率小餘并
度餘餘滿日度法從度即正後星合日數也命以
冬至求後合月加合積月於入歲月加月餘於月
餘滿其月法得一從入歲月入歲月滿十二去之
有閏計焉餘命如前筭外後合月也餘一加辰得
夕加夕得晨求朔日以大小餘加今所得其月餘

得一月者又餘二十九小餘滿部月得一如大餘
大餘命如前

求入月日以入月日餘加今所得餘滿日度法得
一從日其前合月朔小餘不滿其虛分者空加一
日日滿月先去二十九其後合月朔小餘不滿四
百九十九又減一日其餘命如前

求合度以積度度餘加今所得餘滿日度法得一
從度命如前經斗除如周率矣

木晨伏十六日七千二百三十分半行二度萬三
千八百一十一分在日後十三度有奇而見東方

見順日行五十八分度之十一五十八日行十一
度微遲日行九分五十八日行九度留不行二十
五日旋逆日行七分度之一八十四日進十二度
復留二十五日復順五十八日行九度又三十八
日行十一度在日前十三度有奇而夕伏西方除
伏逆一見三百六十六日行二十八度伏復十六
日七千二百二十分半行二度萬三千八百一十
一分而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九十八日有萬四千
六百四十一分行星三十二度與萬二千一百一十四
分通率日行四千七百二十五分之三百九十八

火晨伏七十一日二千六百九十四分行五十五
度二千二百五十四分半在日後十六度有奇而
見東方見順日行二十三分度之十四八十四日
行一十二度微遲日行十二分九十二日行四十
八度留不行十一日旋逆日行六十二分度之十
七六十二日退十七度復留十一日復順九十二
日行四十八度又百八十四日行百一十二度在
日前十六度有奇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見六百
三十六日行百三度伏復七十一日二千六百九
十四分行五十五度二千二百五十四分半而與

日合凡一終七百七十九日有千八百七十二分行星四百一十四度與九百九十三分通率日行千八百七十六分之九百九十七

土晨伏十九日千八十一分半行三度萬四千七百二十五分半在日後十五度有奇而見東方見順日行四十三分度之三十八十六日行六度留不行三十三日旋逆日行十七分度之一百二日退六度復留三十三日復順八十六日行六度在日前十五度有奇而夕伏西方除伏逆見三百四十四日行六度伏復十九日千八十一分半行三度萬

四千七百二十五分半與日合凡一終三百七十八日有二千一百六十三分行星十二度與二萬九千四百五十一分通率日行九千四百一十五分之三百一十九

金晨伏五日退四度在日後九度而見東方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留不行八日順日行行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四十六日行三十三度而日行一度九十分度之十五九十一日行百六度益疾日行一度二十二分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在日後九度而晨伏東方除伏逆一見二

百四十六日行二百四十六度伏四十一日二百
八十一分行五十度二百八十一分而與日合一
合二百九十二日百八十一分行星如之

金夕伏四十一日二百八十一分行五十度二百八十一
分在日前九度而見西方見順疾日行一度九十
一分度之二十二九十一日行百一十三度微遲
日行一度十五分九十一日行百六度而進日行
四十六分度之三十三四十六日行三十五度留
不行八日旋逆日行五分度之三十日退六度在
日前九度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見二百四十六

日行二百四十六度伏五日退四度而後合凡三
合一終五百八十四日有五百六十二分行星如
之通率日行一度

水晨伏九日退七度在日後十六度而見東方見
逆一日退一度留不行二日旋順日行九分度之
八九日行八度而疾日行一度四分度之一二十
日行二十五度在日後十六度而晨伏東方除伏
逆一見三十二日行三十二度伏十六日四萬四
千八百五分行三十二度四萬四千八百五分而
與日合一合五十七日有四萬四千八百五分行星如

水夕伏十六日四萬四千八百五分行三十二度四萬四千八百五分在日前十六度而見西方見順疾日行一度四分度之一二十日行二十五度而遲日行九分度之八九日行八度留不行二日逆一日退一度在日前十六度而夕伏西方除伏逆一見三十二日行三十度伏九日退七度而復合凡再合一終百一十五日有四萬一千九百七十八分行星如之通率日行一度

步術以步法伏日度分如星合日度餘命之如前得星見日度也術分母乘之分日如度法而一分

代王立十七年高后崩大臣議立後疾外家昌

氏彊暴皆稱薄氏仁善故迎立代王為皇帝尊太后為皇太后封弟昭為軹侯師古曰軹音只太后母亦前死

葬櫟陽北廼追尊太后父為靈文侯會稽郡致園邑三百家長丞以下使奉守寢廟上食祠如法櫟

易亦置靈文夫人園令如靈文侯園儀太后蚤失父其奉太后外家魏氏有力師古曰言太后為外家所養也廼召復魏

氏師古曰復音方目反賞賜各以親跡受之薄氏侯者一人太后後文帝二歲孝景前二年崩師古曰言文帝崩後三歲太后乃崩葬

南陵師古曰南陵太后墳在霸陵之南陵即今所謂薄陵用呂后不合葬長陵師古曰

故持自起陵近文帝

孝文嘗皇后景帝母也呂太后時以良家子選入

官太后出官人以賜諸王各五人竇真姬與在行中

者師古曰與必置我籍趙之伍中師古曰主遣官者吏謂官者為

姬涕泣怨其宦者不欲往相彊廼肯行至代代王

獨幸竇真姬生女嫫師古曰嫫音匹昭反孝惠七年生景帝代王

王后生西男先代王未入立為帝而王后卒及代

王為帝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師古曰更互也音公行反文帝

東方七十五度

右赤道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一

斗二十四進一 牛七 女十一 虛十 危十六

室十八 壁十

北方九十六度四分一

奎十七 婁十二 胃十五 昂十二 畢十六

觜三 參八

西方八十三度

井二十 鬼四 柳十四 星七 張十七

翼十九 軫十八

南方百九度

角十三

亢十

氏十六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

東方七十七度

右黃道度三百六十五四分

黃道去極日景之生據儀表也漏刻之生以去極遠近差乘節氣之差如遠近而差一刻以相增損昏明之生以天度乘晝漏夜漏減三百而一為定度以減天度餘為明加定度一為昏其餘四之如法為少不盡三之如法為強餘牛法以上以成強

強三為少少四為度其強二為少弱也又以日度

餘為少強而各加焉

張衡渾儀曰赤道橫帶暉入之腹去極九十一度十分之五黃道斜照其

腹出赤道表裏各二十四度故夏至去極六十七度而強冬至去極百一十五度亦強也然則黃道斜截赤道者則春分秋分之去極也今此春分去極九十九少秋分去極九十一少者就長曆景去極之法以為率也上頭橫行第一行者黃道進退之數也本當以謂儀日月度之則可知也以儀一歲乃竟而中間又有陰雨難卒成也是以作小渾蓋赤道黃道各調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之
一從冬至所在始起令之相當值也取北極及衡各誠極之為軸取薄竹篾穿其兩端令兩穿中間與渾半等以貫之令察之與渾相切摩也乃從減半起以為六十二度八分之五盡衡減之半焉又中分其篾拗去其半令其半之際正直與兩端減半相直令篾半之際從冬至起一度一移之視篾之半際夕多黃赤道幾也其所多少則進退也數也從北極數之則無極之度也各分赤道黃道為二十四氣一氣相去十五度十六分之七每一氣者黃道進道一度焉所以然者黃道直時去南北極近其處地小而橫行與赤道且等故以篾度之於赤道多也設一氣令十六日者皆常率四日差少半也令一氣十五日不能半耳故使中道三日之中若

少半也三氣一節故四十六日而差今三度也至於差三之時而五日同率者一其實節之間不能四十六日也今殘日居其策故五日同率也其率雖同先之皆強後之皆弱不可勝計取至於三而復有進退者黃道稍利於橫行不得度故也春分秋分所以退者黃道始起取利矣一橫行不得度故也亦每一氣一度焉三氣一節亦差三度也至三氣之後稍遠而直故橫行得度而稍進也立春立秋橫行稍退矣而度猶云進者以其所退減其所進猶有盈餘未盡故也立夏立冬橫行稍進矣而度橫退者以其所進增其所退猶有不足未畢故也以此論之月行善有進退而以赤道重廣黃道使之然也平二十八宿相去度數以赤道為強耳故於黃道亦進退也冬至在斗二十一度少半最遠時也而此曆十二十度負百一十五強矣冬至至直與之同率焉夏至在井一十四度半強最北時也而此曆井二十三度俱六十七度強矣夏至宜與之同率焉

二十四氣 黃道極晷景晝滿刻夜滿刻昏中星日中星

斗于度百一十六分 遠月遲

月合善高吊 星當果中 日行遲差當 日遲月差也

冬至 句曰冬至之意 為極有三意 為晷極極短 去極極遠暑 至而極長極者 至而極之解也

小寒 女二度 七分進 百五三強 丈尺三 四五八 五西二分 婁辛退強 空 退二 少弱

大寒 虛五度 十四分進 百五三強 丈尺三 四五八 五西二分 胃辛退強 空 退二 少弱

立春 危七度 二十一分進 百五三強 九尺奪 四八分 五至四分 畢五退弱 星辛退弱

雨水 室八度 二十八分進 百五三強 七尺奪 五辛八分 四九二分 參辛退弱 箕六退三 大弱

驚蟄 壁六度 三十分進 百五三強 六尺奪 五至三分 四六七分 井七退三 斗少退三

春分 奎十四度 分 百五三強 五尺奪 五至八分 四四二分 鬼四 斗七退二 強退

清明 胃一十七度 分 百五三強 四尺奪 五至三分 四一七分 星四退三 斗辛退二

穀雨 卯二度 二十四分退 百五三強 三尺奪 五至二分 三九五分 張七退一 牛六退二

立夏

畢六度
分退三

七十二少弱

尺守

空二

三

翼七

卒

少弱

小滿

參四度
分退四

六十九少弱

尺守

空三

三

角六

危

大弱

芒種

廿十度
退三

六十七少弱

尺守

空四

三

亢五

危

大弱

井二五度二
十分退月合

夏至

意首夏至
為極有意陽

六十七強

尺守

空五

三

星

室

少弱

書陽極長極
極近暑極短

小暑

柳三度二
十七分

六十七強

尺守

空四

三

尾

奎

大強

大暑

星四度三
分進二

七十二

尺守

空三

三

尾

婁

大退

立秋

張士度
九分進一

七十二強

尺守

空二

三

箕九

胃

大弱

處暑

習亮度十
分退三

七十二強

尺守

空一

三

斗十

畢

大退

白露

松六度
分退一

八十四少強

尺守

空七

二

斗

參

大強

秋分

角四度
三十分

九十六強

尺守

空五

四

牛

井

少強

寒露

九八度五
分退三

九十六少強

尺守

空五

四

女

鬼

少強

霜降

氏十度
分退二

百二少強

尺守

空五

四

虛

星

大強

立冬

房四度
退三

百七少強

尺守

空四

五

危

張

大強

小雪

箕一度
分退三

百十弱

尺守

空六

五

室

翼

大強

大雪

斗六度
分退三

百十三強

尺守

空五

五

辟

軫

少強

易緯所稱暑景長短不齊相應今列之于後并至者不至各有所候以參廣異同 冬至暑長一丈三尺當至不至則早多溫病未當至而至則多病暴逆心痛應在夏至 小寒暑長一丈二尺四分當至不至先小旱後小水丈六多病喉痺未當至而至多病身熱來年麻不為耳 大寒暑長一丈一尺八分當至不至則先大旱後大水麥不成病厥逆未當至而至多病上氣隘腫 立春暑

長一丈一寸六分當至不至兵起麥不成民疲瘵未當至而至多
病燥疾疫 雨水暑長九尺一寸六分當至不至麥不成多病
心痛未當至而至多病歲 驚蟄暑長八尺二寸當至不至則霧
稚禾不成老人多病噎未當至而至多病癰疽腫脹 春分暑長
七尺二寸四分當至不至先旱後水歲惡米不成多病目痒 清
明暑長六尺二寸八分當至不至菽豆不熟多病癯瘵洞泄未
當至而至多病暴死 穀雨暑長五尺三寸六分當至不至水
物雜稻等木為多病疾瘧振寒霍亂未當至而至老人多病氣腫
立夏暑長四尺三寸六分當至不至早五穀傷牛畜疾未當至而
至多病頭痛腫喉痺 小滿暑長三尺四寸當至不至凶言有
大喪先水後旱多病筋急痺痛未當至而至多燥瘰腫 芒種暑
長二尺四寸四分當至不至凶言國有狂令未當至而至多病厥
眩頭痛 夏至暑長一尺四寸八分當至不至國有大殃旱陰陽
並傷草木夏落有大災未當至而至病眉腫 小暑暑長二尺四
寸四分當至不至前小水後小旱有兵多病泄注腹痛未當至而
至病腫腫 大暑暑長三尺四寸當至不至外兵作來年飢多病
筋痺骨痛未當至而至多病腫痛熱氣 立秋暑長四尺三寸六
分當至不至暴風為災來年黍不為未當至而至多病咳上氣咽
腫 処暑暑長五尺三寸二分當至不至因多浮令兵起來年麥
不為未當至而至病脹耳熱不出行 白露暑長六尺二寸八分

當至不至多病瘰疽未當至而至多病水腹閉疝瘕 秋分暑長
七尺二寸四分當至不至草木復榮多病溫悲心痛未當至而至
多病骨痛 寒露暑長八尺二寸當至不至來年穀不成六畜
鳥獸被殃多病疥癩膏痛未當至而至多病痰熱中 霜降暑長
九尺一寸六分當至不至萬物大耗年大風人病膏痛未當至
而至多病骨支滿 立冬暑長一丈二寸二分當至不至地氣不
藏來年立夏反寒早早晚水萬物不成未當至而至多病臂掌痛
小雪暑長一丈一尺八分當至不至來年蠶麥不成多病脚腕痛
未當至而至亦為多肘腋痛 大雪暑長一丈二尺四分當至不
至溫氣泄夏蝗蟲生大水多病少氣五疽水腫未當至而至多病
癰疽痛應在芒種 月令章句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分為十二次日月之所躔也地有十二分王侯之所國也每次
三十二度三十三分之十四日至其初為節至其中為中氣
危十度至壁八度謂之豕韋之次立春驚蟄居之衛之分野 自
壁八度至胃一度謂之降婁之次雨水春分居之魯之分野 自
胃一度至畢六度謂之大梁之次清明穀雨居之趙之分野 自
畢六度至井十度謂之實沈之次立夏小滿居之晉之分野 自
井十度至柳三度謂之鶉首之次芒種夏至居之秦之分野 自
柳三度至張十二度謂之鶉火之次小暑大暑居之周之分野 自
自張十二度至軫六度謂之鶉尾之次立秋處暑居之楚之分野 自

自軫六度至亢八度謂之壽星之次白露秋分居之鄭之分野
自亢八度至尾四度謂之大火之次寒露霜降居之宋之分野
自尾四度至斗六度謂之析木之次立冬小雪居之燕之分野
自斗六度至須女二度謂之星紀之次大雪冬至居之越之分野
自須女二度至危十度謂之玄枵之次小寒大寒居之齊之分野
蔡邕分星次度數與星宿謚不同兼明氣節所在故載焉謚所列
在邦
國志

中星以日所在為正日行四歲乃終置所求年二
十四氣小餘四之如法為少大餘不盡三之如法
為強弱以減節氣昏明中星而各定矣強正弱直
也其強弱相減同名相去異名從之從強進少為
弱從弱退少而強從上元太歲在庚辰以來盡熹
平三年歲在甲寅積九千四百五十五歲也

何承天曰曆數之術若心所不達雖復通人前識無救其弊是以
多歷年歲猶未能有定四分於天出三百年而盈一日積世不悟
徒云建曆之本必先立二假託識緯遂開治亂此之為弊亦以甚
矣劉歆三統法尤復踳闕方於四分六千餘年又益一日楊雄心
感其說深為太玄班固謂之最密著于漢志司馬彪曰自太初元
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曾不憶劉歆之生不逮太初二三
君子為曆幾乎不知而妄言者歟元和中穀城門侯劉洪始悟四
分於天踳闕更以五百八十九為紀法百四十五為斗分而造乾
象法又制遲疾曆以共月行
方於太初四分轉精密矣

論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之分尚矣乃有皇
犧皇犧之有天下也未有書計歷載彌久暨於黃
帝班示文章重黎記註象應著名始終相驗準度
追元乃立曆數天難謚斯是以五三迄于來今各
有改作不通用故黃帝造曆元起辛卯而顓頊用

乙卯虞用戊午夏用丙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
用庚子漢興承秦初用乙卯至武帝元封不與天
合乃會術士作太初曆元以丁丑王莽之際劉歆
作三統追太初前世一元得五呈會庚戌之歲以
為上元太初曆到章帝元和旋復疏闊徵能術者
課校諸曆定朔稽元追漢三十五年庚辰之歲追
朔一日乃與天合以為四分曆元加六百五元一
紀上得庚申有近於緯而歲不攝提以辨曆者得
開其說而其元數與緯同同則或不得於天然曆
之興廢以疏密課固不主於元光和元年中議郎

蔡邕郎中劉洪補續律曆志邕能著文清濁鐘律洪

能為筭述叙三光今考論其業義指博通術數略舉

是以集錄為上下篇放續前志以備一家

上書皇帝陛下臣邕被受陛下尤異大恩初由宰臣備數典城以叔父故衛尉質時為尚書召拜郎中受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羣臣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奉聖問前後

六年質奉機密趨走目下遂竟端右出相好藩還尹轅轂旬日之中登躡上列父子一門兼受恩寵不能輸捨心力以效絲髮之力一旦披章陷沒辜戮陛下天地

之德不忍刀鋸截臣首領得就平罪父子家屬徙充邊方完全軀命喘息相隨非臣無狀所望非臣罪惡所當復蒙非臣辭家筆所能復陳臣初決罪雖陽詔獄

生出牢戶願念元初中故尚書郎張俊坐漏泄事當伏重刑已出殺門復聽讀鞠詔書持教一等輸作左校俊尚書謝恩遂以轉徙郡縣從遣編於吏手不

得須息舍辭抱悲無由上達既到徙所乘塞守烽戍在候望憂市焦灼無心復能操筆成章致章闕庭誠知聖朝不責臣謝但愚心有所不竟臣

自在布衣常以為漢書十志下盡王莽而世祖以來往有紀傳無續志者臣所師事故太傅胡廣知臣頗識其門戶略以所有舊事錄未備悉

粗見首尾積累思惟二十餘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誘其衷得倍著作郎建言十志皆當撰錄遂與議郎張章等分受之所使

元頃難者皆以付臣先治律曆以籌筭為本天文為驗請太師舊注考
校連年往往頗有差舛當有增損乃可施圖牒尋繹適有頭角會臣被
罪遂放邊野臣竊自痛一為不善使史籍所闕胡廣所校二十年之
思中道廢絕不得究竟淒淒之情猶以結心不能違望臣初欲頒刑
竟乃因縣道具以狀聞今年七月九日匈奴始攻郡益池縣其特鮮卑
連犯雲中雲中五原一月之中烽火不絕不言四夷相與合謀所畜廣
遠恐遂為變不知所濟郡縣咸懼不守朝旦臣所在危懸命鋒鏑淫
滅士灰呼吸無期誠恐所壞隨軀腐朽抱恨黃泉不設施謹先顛踣
科條諸志臣欲制剛定者一所當接續者四前志所無臣欲著者三
及經典羣書所宜擲撫本奏詔書所當依據分別首目并書章志臣
初被考妻子逃竄亡失文書無所案請加以惶怖愁憂思念荒散十
分不得識一所識者又恐謬誤觸冒死罪披散愚情愿下東觀推求
諸奏參以璽書以補綴遺闕昭明國体章聞之後雖肝腦沅離白心
剖破無所復恨惟陛下省察敬謹目臨戎長霍圍封上臣頓首稽首
再拜死罪以聞其所論志志家未以成
書如有異志今隨事注之于本志也

贊曰象因物生數本抄習律均前起準調後發該覈衡璇
檢會日月

後漢書志卷第三

贊曰象因物生數本抄習律均前起準調後發該

覈衡璇檢會日月

後漢書志第三

下

漢書志第四

禮儀上

劉

昭

注補

合朔

立春

五供

上陵

冠

夕牲

耕

高禘

養老

先蠶

禘

夫威儀所以與君臣序六親也若君亡君之威臣
亡臣之儀上替下陵此謂大亂大亂作則羣生受
其殃可不慎哉故記施行威儀以為禮儀志

謝沈書曰

大傳胡廣傳絲舊儀立漢制度蔡邕
依以為志譙周後改定以為禮儀志

禮威儀每月朔旦太史上其月曆有司侍郎尚書
 見讀其令奉行其政朔前後各二日皆牽羊酒至
 社下以祭日日有變割羊以祠社用救日日變執
 事者冠長冠衣單衣絳領袖綠中衣絳袴絺以
 行禮如故事云羊傳曰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求乎醫之道
也以朱絲祭社或曰贊之或曰為閭恐人犯之
故祭之也何休曰魯之與責求同義社者土地之主也月者土地
之精也上擊於天而犯曰故鳴鼓而攻之脅其本也朱
陽抑陰也或曰為閭者社者土地之主尊也為日光盡天閭冥恐
人犯歷之故祭之然此說非也先言鼓後言用牲者明先以尊者
命責之後以臣子禮接之所以為順也白虎通曰日食必之陰
侵陽也故攻之以陽責陰也故春秋日食鼓用牲于神所以必用
牲者土地之神也尊之不敢虛責也日食大水則鼓用牲大旱則
雩祭求雨非虛言也助賜責下求陰之道也使疑要注曰凡救日
良皆著赤幘以助陽也日將食天子素張避正殿內外嚴百有詔
人不聞音侍臣著赤幘帶劍入侍三臺令央已下皆侍

前漢尉卿驅馳繞宮察巡守備
周而復始曰復常乃皆罷之

立春之日夜漏米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
 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幡施土
 牛耕人于門外以示死民至立夏唯武官不立春
 之日下寬大書曰制詔三公方春東作勸始慎微
 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驗皆須麥秋退貪殘
 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月令曰命相布德和令恭儉曰
即此詔之謂也獻帝起居注曰

建安二十二年二月壬申詔
書絕立春寬綏詔書不復行

正月上丁祠南郊白虎通曰春秋傳曰以正月上辛尚書曰
丁巳用牲于郊牛二先甲三日辛也後甲

禮畢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謂之

三曰丁也皆可
接事昊天之日

五供五供畢以次上陵西都舊有上陵東都之儀

百官四姓親家婦女公主諸王大夫蔡邕獨斷曰凡與先后有瓜葛者

外國朝者侍子郡國計吏會陵書漏上水大鴻臚

設九賓隨立寢殿前薛綜曰九賓謂王侯公卿二千石六鍾

鳴謁者治禮引客羣臣就位如儀乘輿自東廂下

太常導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階拜神坐退坐東廂

西向侍中尚書陞者皆神坐後公卿羣臣謁神坐

太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文始五行之舞前書志曰文始舞者

本節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五行之舞也禮樂闋君

臣受賜食畢郡國上計吏以次前當神軒占其郡

穀價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動靜孝子事親盡禮敬

愛之心也周徧如禮謝承書曰建寧五年正月車駕上原陵

然謂同坐者曰聞古不墓祭朝廷有上陵之禮始為可損今見威儀察其本意乃知孝明皇帝至孝惻隱不可易舊或曰本意云何

昔京師在長安時其禮不可盡得聞也光武即世始祭于此明帝嗣位踰年羣臣朝正感先帝不獲聞見此禮乃節公卿百僚就園

陵而創焉尚書陞西陞為神坐天子事亡如生存之意若先帝有瓜葛之屬男女畢會王侯大夫郡國計吏各向神坐而言庶幾先

帝神魂聞之今者日月久遠後生非時人但見其禮不知其意以明帝聖孝之心親服三年父在園陵初與此儀仰察几筵下顧羣

臣悲切之心必不可與豈見大傅胡廣曰國家禮有煩而不省者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於此也廣曰然子恒載之以示學者

豈退而記焉魚豢曰孝明以正月且百官及四方來朝者上原陵朝禮是謂其違古不墓祭之義臣昭以為豈之言然最

後親陵遣計吏賜之帶佩八月飲酎上陵禮亦如

之丁孚漢儀曰酎金律文帝所加以正月且作酒八月成名酎酒因合諸侯助祭貢金漢律金布令曰皇帝齋宿親帥羣臣承祠宗廟

羣臣官分奉請諸侯列侯各以民一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可不滿千口至五百口外四兩皆會耐少亦受又大鴻臚食邑九真交趾日南者用犀角長九寸以上若瑇瑁甲一爵林用象牙長三尺以上若翡翠各二十準以當金漢舊儀曰皇帝惟八月耐車駕夕牲牛以絳衣之皇帝暮視牲以蠶繅取水於月以火燔取火於日為明火左相以水沃牛右屠手執書刀以切牛毛世之正即更衣巾侍上熟乃祀之

凡齋天地七日宗廟山川五日小祠三日齋日

內有汙染解齋副倅行禮先齋一日有汙穢災變

齋祀如儀大喪隄天郊越紼而齋地以下皆百日

後乃齋如故事魏文帝詔曰漢氏不拜日於東郊而且常於殿下東面拜日煩褻似家人之事非事天交神之道也於是朝日東門之外將祭必先夕牲其儀如郊

正月甲子若丙子為吉日可加元服儀從冠禮乘

輿初緇布進賢次爵弁次武弁次通天以據皆於

高祖廟如禮謁冠禮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曰辭達而勿於財任賢便能博物記曰孝昭帝冠辭曰陛下擢顯先帝之光耀以承皇天之嘉祿欽奉仲春之吉辰普尊大道之郊域秉率百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冲孺之幼志蘊積文武之就德肅勤高祖之情廟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與天無極獻帝傳曰與平元年正月甲子帝加元服司徒淳于嘉為賓加賜立纁駟馬貴人公主卿司隸城門五校及侍中尚書給事黃門侍郎各一人為太子舍

王公以下初加進賢冠

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八年正月壬子濟北王

加冠戶外以見父母給事黃門侍郎

正月天郊夕牲周禮展牲于寶曰若今夕牲又郊儀先郊日未脯五刻夕牲公卿京尹眾官悉至壇東就

牲太祝更牽牲入到撈廩犧令跪曰請省牲宰手曰脂太祝令統

奠太祖坐前今書漏未盡十八刻初納夜漏未盡八

刻初納于室周官注曰納亨納牲將告殺謂向祭之辰也進熟獻太祝送旋皆就

燎位宰祝舉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興有司告事畢也明堂五郊宗廟太社稷六宗夕牲皆以晝漏十四刻初納夜漏未盡七刻初納進熟獻送神還

有司告事畢六宗燔燎火大然有司告事畢

正月始耕月令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保介之御閭帥書

漏上水初納執事告祠先農已享賀循藉田儀曰漢耕

田所春秋傳曰耕藉之禮唯齋三日左傳曰鄙人藉藉杜預注曰藉藉履行之薛綜注二京賦曰為天神借民力於此田故名曰帝藉田

在國之辰地于室周禮注曰古之王者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而必私置藉田蓋其義有三焉一曰以奉宗廟親致其孝也二曰以訓子弟

姓在勤勤則不匱也三日間之子孫躬知稼穡之艱難無違也耕時有司請行事就耕位

天子三公九卿諸侯百官以次耕鄭玄注周禮曰天子

九推庶人然於千畝庶人謂隸三百人也月令章句曰古者耕勞故三公五推禮自上下降殺以兩勞事及之諸侯上當有孤卿

七推大夫十二士終畝可知也盧植注禮記曰天子耕藉一發九推采周禮二耜為耦一耜之伐廣尺深尺伐發也天子及三公坐

而論道參五職事故三公以五為數卿諸侯當究成天子之職事故以九為數伐皆三者禮以三為文力田種各

獲訖有司告事畢史記曰漢文帝詔云農天下之本其開藉田朕躬耕以給宗廟柔盛應劭曰古者天

子耕藉田千畝為天下先藉者帝王典藉之常也而應劭風俗通又曰古者使民如借故曰藉田鄭玄曰藉之言借也王一耕之使

庶人耘苧終之盧植曰藉耕也春秋傳曰鄙人藉藉故知藉為耕也卓昭曰借民力以治之以奉宗廟且以勸率天下使務農也杜

預注曰鄙人藉藉其君自出藉藉蓋履行之瓚曰藉蹈藉也本以躬親為義不得以假借為稱也漢舊儀曰春始東耕於藉田官祠

先農先農即神農炎帝也祠以一太牢百官皆從大賜三輔二百里孝悌力田三老帛種百穀萬斛為立藉田倉置令丞穀皆以給

祭天地宗廟羣神之祀以為黍盛皇帝躬秉耒耜而耕古為甸師官賀循曰所種之穀黍稷種桂桂早也種晚也于寶周禮注曰種

晚杭稻之屬稷陵穀黍稷之屬是月令曰郡國守相皆勸民始耕如

後漢禮記卷四十五 五十五

儀諸行出入皆鳴鍾皆作樂其有災責有他故若

請雨止雨皆不鳴鍾不作樂春秋釋病曰漢家郡守行大

曰漢家法陳師置守相故行其樂也

仲春之月立高禘祠于城南祀以特牲月令玄鳥至

祠詩曰克禘克祀以弗無子毛萇傳曰弗去無子求有子古者必

立郊禘焉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郊禘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

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韉授以弓矢于郊禘之前鄭玄注云弗

之言被也禘祀上帝于郊禘以被無子之疾而得福也月令章句

曰高尊也禘祀也吉事先見之象也蓋為人所以祈子孫之祀玄

鳥感陽而至其來主為孚乳蕃滋故重其至日因以用事契母簡

狄蓋以玄鳥至日有事高禘而生契焉故詩曰天命玄鳥降而生

商韉弓衣也祀以高禘之命飲之以醴帶以弓衣尚使得男也離

騷曰簡狄在臺鸞何宜玄鳥致胎女何嘉王逸曰言簡狄待帝鸞

於臺上有飛燕墮其郊嘉而吞之因生契鄭玄注禮記曰後王以

為禘官嘉祥而立其祠盧植注云玄鳥至時陰陽中萬物生故於

是以三牲請于高禘之神居明禋之處故謂之高因其求子故

謂之禘以為古者有媒氏之官因以為神晉元康中高禘壇上石

破詔問出何經典朝士莫知府士東晉答曰漢武帝時得太子始

為立高禘之祠高禘者人之先也故立石為主祀以太牢

明帝永平二年三月上始帥羣臣躬養三老五更

于辟雍孝經援神契曰尊三老者人象也謂者奉九安車輶輪

供綏執事五更寵以度接禮交容謙恭順貌宋均曰三

老老人知天地人事者奉九授三老也安車坐乘之車輶輪蒲裹

者度法也度以龍異之也郊立注禮記曰昔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名三五者取象三辰五星天所因以照明天下者立又一注皆老人更知三德五事者也應劭漢官儀曰三老五更三代所尊也安車輶輪送迎至家天子獨拜于屏三者道成於天地人老者久也舊也五老訓於五品更者五出長子更更相代言其能以善道政更已也三老五更皆取有首妻男女兒具昭案桓榮王更後除凡子二人補四百石則榮作長行大射之禮袁山松書曰天子皮

郡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皆祀聖師周公孔子牲以犬升素縞親射大侯

知立注儀禮曰狗取擇人畜亦如之石渠論曰鄉射合衆而大射不何也章立成曰鄉人本無樂故於歲時合衆以同其意諸侯故自有樂故不徇合衆邦立注鄉飲酒禮曰今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肉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禮凡鄉黨飲酒必於氏聚之時飲其見他知尚賢尊長也立冠衣皮弁服與禮異服度應劭曰漢家郡縣鄉射祭祀皆假士禮而行之樂縣望望

於是七郊禮樂三雍之義備矣養三老五更之儀先吉日司徒上太傅若講師故三公人名用其德行

年者高者入為老次一人為更也盧植禮記注曰選三公之老者為五更亦參五之也皆服都紵大袍單衣阜緣領袖中衣

冠進賢扶玉杖五更亦如之不杖比齋于太學講

堂月令章句曰三老國老也五更庶老也其日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

東廂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于門屏交

禮道自阼階三老外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

老外東面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親袒割牲執

醬而饋執爵而酌祝鯁在前祝饘在後禮記曰天子適饌省醴養

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脩之以孝養反升歌清廟孝養之詩也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

之譙周五經然否曰漢初或云三老各天子拜遭王莽之亂法度

養三老所以教事父之道若也各拜是使天下各子拜也詔從鈞

議譙周論之曰禮尸服上服猶以非親之故各子拜士見異國君

亦各拜是皆不得視猶子也虞喜曰且據漢以於門屏

交禮交禮即各拜中具謬從鈞後章之深得其意

明日甘

詔關謝恩以見禮遇大尊顯故也前書禮樂志曰顯宗

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盛矣德化未流洽者以其禮樂未具羣下无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孔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

吾止也

是月皇后帥公卿諸侯夫人蠶

丁未儀曰皇后出乘鸞輅青羽蓋駕駟馬龍

旂九旒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前駕青車皮軒闐轂雒陽令奉引亦千乘萬騎車府令設鹵簿駕公卿五營校尉司隸校尉河南尹妻皆乘其官車帶夫本官綬從其官屬導從皇后置虎貢羽林騎戎頭黃門鼓吹五帝車女騎夾轂執法御史在前後亦有金鉉黃鉞五將導桑于蠶官手三盆于繭館畢還官月令曰禁婦人無觀案谷永對稱四月壬子皇后蠶桑之日也則漢桑亦用四月

祠先蠶禮以小牢

儀禮曰春桑生而皇后親桑於苑中蠶室養蠶于薄以上祠以中牢羊豕今

蠶神曰菀厥婦人寓氏公主凡二神羣臣妾從桑還獻於繭觀皆賜從桑者樂皇后自行凡蠶絲絮織室以作祭服祭服者冕服也天地宗廟羣臣五時之服其皇帝得以作縷縫衣得以作巾絮而已置蠶官令丞諸天下官皆詣蠶室亦婦人從事故舊有東西織室作法晉后祠先蠶先蠶壇高一丈方二丈為四出陛陛廣五尺在采桑壇之東南

是月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洗濯袪除去

宿垢亦為大絜絜者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絜

之矣

謂之禳也風俗通曰周禮女巫巫掌歲時以袪除疾病禳者絜也春者蠶也蠶蠕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

析也蔡邕曰論語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二月上巳袪禳於水濱蓋出於此杜篤袪禳曰巫咸之徒秉火祈福則巫祝也一說云後漢有郭虞者三月上巳產二女二日中並不育浴以爲大忌至此月日諱山家比於東流水上爲祈禳自絜潔謂之禳祠引流行觴遂成曲水韓詩曰鄭國之俗二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袪除不祥漢書八月後灋水亦斯義也後之良史亦據爲正臣昭曰郭虞之說良爲虛誕假有庶民旬內夫其二女何足驚彼風俗稱爲世忌乎杜篤乃稱王侯公主暨于富德用事伊雜惟謾云黃本傳大將軍梁商亦灋江於維禳也自魏不復出三日水上者焉

後漢書志第四

後漢書志第五

禮儀中

劉

昭

注補

立夏

請雨

拜皇太子

拜王公

桃印

黃郊

立秋

驅劉

案戶

祠星

立冬

冬至

臘

大儺

土牛

遣衛士

朝會

立夏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赤至
季夏衣黃郊其禮祠特祭竈

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

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

求雨公羊傳曰大雩旱祭也何休注曰君親之南郊以六事謝過自責曰政不善與民失職與宮室榮與婦謁盛與

苞首行與讒夫倡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春

秋繁露曰大旱雩祭而請雨大水鳴鼓而攻社天地之所為陰

陽之所起也或請焉或怒焉何如也曰大旱陽滅陰也陽滅陰

者尊厭旱也固其義也雖大甚拜請之而已敢有加也大水者

陰滅陽也陰滅陽者卑勝尊也以賤陵貴者逆節故鳴鼓而攻

之朱絲而脅之為其不義此亦春秋之不畏強禦也變天地之

位正陰陽之序貞行其道而不忘其難義之至也又仲舒奏江

都王云求雨之方損陽益陰願太王無收廣陵女子為人祝者

一月租賜諸巫者諸巫母大小皆相聚於郭門為小壇以脯酒

祭女獨擇寬大便處移市市使無內丈夫丈夫無得相從飲食

令吏妻各往視其夫皆到即起雨注而已服虔注左傳曰大雩

夏祭天名雩遠也遠為百穀求膏雨也龍見而雩龍角亢也謂

四月昏龍星體見万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一說

大雩者祭於帝而祈雨也一說郊祀天祈農事雩祭山川而祈

雨也漢舊儀求雨太常禱天地宗廟社稷山川以賽各如其常

半禮也四月立夏旱乃求雨禱雨而已後旱復重禱而已訖立

秋雩旱不得禱求雨也 閉諸陽衣阜興土龍山海經曰大荒東北隅有山名曰凶犁土丘應龍處焉醜殺蚩尤與夸父不得復上故下數旱旱而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郭璞曰今之士龍本此氣應自然冥感非人所為也董仲舒云春旱求雨令縣邑以水日令民禱社稷家人祠戶母伐名木毋斬山林暴巫聚蛇八日於邑東門之外為四通之壇方八尺植蒼蠶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魚八立酒具清酒搏脯擇巫之繫信辯口利辭者以為祝祝齋三日服蒼衣

先再拜乃跪陳陳已復再拜乃起祝曰昊天生五穀以養人今五穀病旱恐不成敬進清酒搏脯再拜請雨雨幸太園奉牲禱以甲乙日為大音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為小龍七各長四丈於東方皆東鄉其間相去八尺小僮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舞之謂高天亦齋三日服青衣而立之諸里社通之於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地方八尺深一尺置木蝦蟇焉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服蒼衣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與三歲豕皆燔之於四通神宇令民邑里南門置水其外開里北門具老豕豬一置之里北門之外市中亦置一豕豬聞彼鼓聲皆燒豬尾取死人骨埋之開山淵積薪而焚之使通道橋之壅塞不

行者決瀆之幸而得兩報以豚一酒醴麥財足以茅為席毋斷
夏求雨令縣品以永日家人祀龜毋舉土功更大浚井暴釜於
壇杵白于術七日為四通之壇於邑南門之外方七尺植赤繒
七其神蚩尤祭之以赤雄雞七玄酒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服
赤衣拜跪陳祝如春以丙丁日為赤大龍一長七丈居中又為
小龍六長三丈五尺於南方皆南鄉其間相去七尺壯者七人
皆齋三日服赤衣而舞之司空嗇夫亦齋三日服赤衣而立之
鑿社而通之閭外之溝取五蝦蟇錯置社之中地方七尺深一
尺酒脯祭齋衣赤拜跪陳祝如初取三歲雄雞豕燔之四通
神宇開陰開陽如春也季夏禱山陵以助之令縣邑一從市於
邑南門之外五日禁男子無得往市中家人祠中雷毋率土功
聚巫市旁為之結蓋為四通之壇於中央植黃繒五其神后稷
祭之以母飴五玄酒具清酒搏脯令各為祝齋三日玄黃衣皆
如春祠以戊己日為大黃龍一長五丈居中央又為小龍四各
長一丈五尺於中央皆南鄉其間相去五尺丈夫五人皆齋二
日服黃衣而舞之老者亦齋三日衣黃衣而立之亦通社中於
閭外溝蝦蟇地方五尺深一尺他皆如前秋暴巫起至九日毋
率火事煎金器家人祠門為四通之壇於邑西門之外方九尺
植白繒以其神太昊祭之桐木魚九玄酒具清酒搏脯衣白衣
如春祠以庚辛日為大白龍一長九丈居中央為小龍八各長

四丈五尺於西方皆西鄉其間相去九尺鯀者九人皆齋三日
服白衣而舞之司馬亦齋三日衣白衣而立之蝦蟇地方九尺
深一尺他如前冬舞龍六日禱於名山以助之家人祠井毋
水為四通之壇於邑北門之外方六尺植黑繒六其神玄冥祭
之以黑狗子六玄酒具清酒搏脯祝齋三日衣玄衣祝禮如春
以壬癸日為大黑龍一長六丈居中央又為小龍五各長三丈
於北方皆北鄉其間相去六尺老者六人皆齋三日衣黑衣而
舞之尉亦齋三日服黑衣而立之蝦蟇地皆如春四時皆庚子
日令吏民夫婦皆偶處凡求雨大體丈夫欲藏而居女子欲和
而樂應龍有翼法言曰象龍之致兩艱矣哉龍乎龍乎新論曰
劉欣致兩具作土龍吹律及諸方術無不備設譚問求雨所以
為土龍何也曰龍見者輒有風雨興起以迎送之故緣其象類
而為

立土人舞僮二侑七日一變如故事
周禮曰聖舞帥而舞

早曠之事鄭玄曰聖赤阜深羽為之也早
反拘朱索社伐

朱鼓
漢舊儀曰成帝五年六月始命諸官止兩朱繩反禁社

也朱火色也絲維屬天子伐鼓於社責羣陰也諸侯用幣於
社請上公也伐鼓於朝退自攻也此聖人之厭勝之法也

賽以少牢如禮

漢舊儀曰武帝元封日到七月畢賽之秋月旱及巫巫夫不入市也

冬春不求兩古今注曰武帝元封六年五

拜皇太子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皇太子當

御坐殿下北面司空當太子西北東面立讀策

書畢中常侍持皇太子璽綬東向授太子太子再

拜三稽首謁者贊皇太子臣某甲謁者稱制曰可

三公升階上殿賀壽萬歲因大赦天下供賜禮畢罷

拜諸侯王公之儀百官會位定謁者引光祿勳

前丁字漢儀曰太常任蓋謁者引當拜前當坐伏殿

下光祿勳前一拜舉子曰制詔其以某為某丁

漢儀有夏勤策文曰維元初六年三月甲子制詔以大鴻臚勳

為司徒曰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于位為漢輔佐率舊職敬敷

五教五教在寬左右朕躬宣力四表保又皇家於戲實讀策

惟秉國之均旁祗厥緒時亮天工可不慎與勤而戒之書畢謁者稱臣某再拜尚書郎以璽印綬付侍

御史侍御史前東面立授璽印綬王公再拜頓

首三下贊謁者曰某王臣某新封某公某初謝

中謁者報謹謝贊者立曰謝皇帝為公與皆冠

謝起就位供賜禮畢罷臣昭曰漢立皇后國禮之大而

記立宋皇后儀今取以備闕云尚書令臣贊僕射臣鼎尚書臣

旭臣乘臣傍臣讚臣詣稽首言伏惟陛下履乾則坤動合陰陽

羣臣大小咸以長秋宮未定尊舊儀典章表仍聞歷時乃聽令

受茲介祉詩云千祿百福子孫千億萬方幸甚今古以定臣

請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太常條列禮儀正處上群臣妾無得上

壽如故事臣賢臣鼎臣旭臣乘臣滂臣謨臣詣愚闕不達大義
誠惶誠恐頓首死罪稽首再拜以聞制曰可之維建寧四年七
月乙未制詔皇后之尊與帝齊體供奉天地祇承宗廟母臨天
下故有華興殷姜任母周二代之隆蓋有內德長秋宮闕中宮
曠位宋貴人乘淑媛之懿躋河山之儀威容昭耀德冠後庭羣
寮所咨人曰宜哉一之著龜卦得承乾有司奏議宜稱絳組以
臨兆民今使太尉襲使持節奉璽綬宗正祖為副立貴人為皇
后后其往踐爾位敬宗禮典肅慎中饋無替朕命永終天祿皇
后初即位章德殿太尉使持節奉璽綬天子臨軒百官陪位皇
后北面太尉住蓋下東向宗正大長秋西向宗正讀策文再皇
后拜稱臣妾罪位太尉襲授璽綬中常侍長樂太僕高鄉侯
覽長跪受璽綬奏於殿前女史授婕妤好婕妤長跪受以授昭儀
昭儀受長跪以帶皇后皇后伏起拜稱臣妾訖黃門鼓吹三通
鳴鼓畢羣臣以次出后即位大赦天下皇后秩比國王即位威
儀赤紱

仲夏之月萬物方盛日夏至陰氣萌作恐物不
辨其禮以朱索連葦菜彌牟朴蠶鍾以挑印長

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代以所

尚為飾夏后氏金行初作葦菱言氣交也風俗通曰

在葦有葦呂氏春秋曰始得伊尹被之於廟薰以葦葦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阿子論語曰誰能出不由戶者故用葦者欲人之子孫蕃植不失其類有如葦葦其者交易陰陽代興者也殷人水德以螺首慎其

閉塞使如螺也周人木德以挑為更言氣相更

也漢兼用之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為門

戶飾以難止惡氣桃印本漢制所以輔卯金魏除之也日夏至禁舉大

火止炭鼓鑄消石冶皆絕止至立秋如故事是

日浚井改水日冬至鑽燧改火云

先立秋十八日郊黃帝是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

百官皆衣黃至立秋迎氣於黃郊樂奏黃鍾之宮
歌帝臨冕而執干戚舞雲翹育命所以養時訓也
立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白施阜
領緣中衣迎氣白郊禮畢皆衣絳至立冬

立秋之日自郊禮畢始揚威武斬牲於郊東門
以薦陵廟其儀乘輿御戎路白馬朱鬣躬執弩

射牲牲以鹿麋月令曰天子乃厲勅執弓挾矢以獵月令
章句曰親執弓以射禽所以發非民載戰

中世四時開習以救無辜以伐有
罪所以強兵保民安不忘危也太宰令謁者各一人

載獲車駟送陵廟還官遣使者齎束帛以賜

武官漢官名秩曰賜太尉將軍各六十四匹執
金吾諸校尉各三十四匹武官備於文官武官肄兵習

戰陣之儀斬牲之禮名曰驅劉兵官皆建孫吳

兵法六十四陣名曰乘之月令孟冬天子請武習射御
角力盧植注曰角力如漢家

乘之引戲踴鞠之屬也今月令季秋天子乃教田獵以習五戎
月令章句曰奇戎事之教於山獵武事不可空設必有以誠於

寄教於田獵陳韋五兵天子諸侯無事而不田矣不敬田不以
禮為暴天物周禮司馬以旗致民平列陣如戰之陣王執路鼓

請侯執賁鼓軍將執晉鼓帥執提旅帥執鞀卒長執鏡兩司
馬執鐸公司馬執鐻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士卒聽言

視旗隨而前却故曰師之耳目在吾旗也春教振旅以蒐田夏
教芟舍以苗田秋教治兵以狝田冬教大閱以狩田春安示行

禮取禽供事而已秋者殺時田獵之正其禮盛獨斷曰巡狩獵
還公卿以下陳雒陽亭前街上乘輿到公卿以下拜天子下車

公卿識顏色然後還宮古語曰在車為一唯此時施行魏書曰
延安二十二年二月曹公親耕籍田有司奏四時請武於農陳

漢承秦制三時不講唯十月車駕幸長安水南門會五營士為
陣進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習可無四時講武但

以正秋擇吉日天朝車騎號曰
治兵上合禮名下承漢制也立春遣使者齎束帛以

賜文官

漢官各秩曰賜司徒司空帛四十四九卿十五四

劉之禮祠先虞執事告先虞已烹鮮時有司乃

逡巡射牲獲車畢有司告事畢

古今注曰水干元年六月乙卯初令白官

龜臙白幕皆霜風俗通稱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臙臙而冥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當新始殺食曰龜臙

仲秋之月縣道皆案戶比民年始七十者授之

以玉杖舖之糜粥八十九十禮有加賜玉杖長

尺端以鳩鳥為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

噎是月也祀老人星于國都南郊老人廟

季秋之月祠星于城南壇心星廟

立冬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百官皆衣皂迎

氣於黑郊禮畢皆衣絳至冬至絕事

冬至前後君子安身靜體百官絕事不聽政擇

吉辰而後省事絕事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都

百官皆衣絳至立春諸五時變服執事者先後

其時皆一日日冬至夏至陰陽晷景長短之極

微氣之所生也

白虎通曰至日所以休兵不聽事閉關商旅不行何此日陰陽氣微王者承天理物

故率天下靜不復行役以扶助微氣成万物也夏至陰氣始動

冬至陽氣始萌易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夏至陰氣始起

反大熱何陰氣始起陽氣推而上故大熱也冬至陽始起陰氣推而上故大寒也故使八能之士

八人或吹黃鍾之律間竽或撞黃鍾之鍾或度

晷景權水輕重水一升冬重十三兩或擊黃鍾

之磬或鼓黃鍾之瑟軫間九尺二十五絃宮處于中左右為商徵角羽或擊黃鍾之鼓先之三日太史謁之至日夏時四孟冬則四仲其氣至焉先氣至五刻太史令與八能之士郎坐于端門左塾太子具樂器夏赤冬黑列前殿之前西上鍾為端守宮設席于器南北面東上正德席鼓南西面令晷儀東北三刻中黃門持兵引太史令八能之士入自端門就位二刻侍中尚書御史謁者皆陛一刻乘輿親御臨軒安體靜居以聽之太史令前當軒北面跪舉手曰八能

之士以備請行事制曰可太史令稽首曰諾起立少退顧令正德曰可行事正德曰諾皆旋復位正德立命八能士曰以次行事閒音以竽八能曰諾五音各三十為闋正德曰合五音律先唱五音並作二十五闋皆音以竽

樂叶圖徵曰夫聖人之作樂不可以

自娛也所以觀得失之效者也故聖人不取備於一人必從八能之士故撞鍾者當知鍾擊鼓者當知鼓吹管者當知管吹竽者當知竽擊磬者當知磬故琴者當知琴故八士曰或調陰陽或調律曆或調五音故撞鍾者以知法度鼓琴者以知四海擊磬者以知民事鍾音調則君道得君道得則黃鍾蕤賓之律應君道不得則鍾音不調鍾音不調則黃鍾蕤賓之律不應鼓音調則臣道得臣道得則太簇之律應管音調則律曆正律曆正則夷則之律應磬音調則民道得民道得則林鍾之律應竽音調則法度得法度得則無射之律應琴音調則四海合歲氣百川一合德鬼神之道行祭祀之道得如此則始洗之律應五樂

皆得則應鍾之律應天地以和氣至則和氣應和氣不至則天地和氣不應鍾音調下臣以法賀主故音調主以法賀臣故音調主以德施於百姓琴音調主以德及四海八能之士常以日冬至成天文日夏至成地理作陰樂以成天文作陽樂以成地理

理訖正德曰八能士各言事八能士各書板言事
文曰臣某言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黃鍾之音調君道得孝道褒商周角民徵事羽物各一板否則召太史令各板書封以卓囊送西陛跪授尚書施當軒北面稽首拜上封事尚書授侍中常侍迎受報聞以小黃門幡麾節度太史令前白禮畢制曰可太史令前稽首曰諾太史命八能士詣太官受賜陞者以次罷日夏至禮亦

如之祭豈獨斷曰冬至陽氣始動夏至陰氣始起麋鹿角解故寢兵鼓身欲寧志欲靜故不聽事迎送凡田獵者歲終大祭縱吏民宴飲非迎氣故但送不迎正月歲首亦如臘儀冬至陽氣起君道長故賀夏至陰氣起君道衰故不賀鼓以動衆鍾以止衆故夜漏盡鼓鳴則起書漏盡鍾鳴則息

季冬之月星迴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高隆曰帝王各以其行之盛而祖以其終而臘火生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家以午祖以戌臘秦靜曰古禮出行有祖祭歲終有蜡臘无正月必祖之祀洪氏以午祖以戌臘午南方故以祖冬者歲之終物畢成故以成臘而小數之孝者因為之說非典文也

先臘一日大儺謂之逐疫
謂之逐疫
謂之逐疫
謂之逐疫

生而亡去為疫鬼一居江水是為虎一居若水是為罔兩蚺鬼一居人宮室區隅溷庑善驚人小兒月令章句曰日行北方之宿北方大陰恐為所抑故命有司大儺所以扶其儀選中陽抑陰也盧植禮記注云所以逐衰而迎新

黃門子弟年十歲以上二十人為侏子

皆赤憤卓製執大鼓

崇舊儀曰方相帥百隸及童女以挑孤棘矢王鼓鼓且射之以赤丸五穀播麗之譙周論語注曰以葦矢射之薛綜曰振之言善善童幼子也

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盾十二獸有衣毛角

中黃門行之穴從僕射將之以逐惡鬼于禁中

夜漏上水朝臣會侍中尚書御史謁者虎賁羽

林郎將執事皆赤憤陞衛乘輿御前殿黃門令

奏曰依子備請逐疫於是中黃門倡依子和曰

甲作食死肺胃食虎雄伯食魅騰簡食不祥攬

諸食各伯奇食夢強梁祖明共食磔死寄生委

隨食觀錯斷食巨窮奇騰根共食蠱凡使十二

神追惡凶赫女軀拉女幹節解女肉抽女肺腸

女不急去後者為糧

東京賦曰抽膾懸斷猶如新委蛇腦方良因耕父於清冷淵女魃於

神滿殘蔓虺焉罔象殪壘仲而殲游光注曰虺山澤之神滿

狂惡鬼委蛇六如車轂方良草澤神耕父女魃皆旱鬼惡水故

因溺於水中使不能為害蔓壘罔象木石之怪壘仲游光兄弟

入人指在人間作怪善也孔子曰水石之怪蔓罔兩水之怪龍

罔象臣昭曰水石之怪地蔓一足越入謂山獮罔兩山精好李

人声而迷惑人龍神物也非所常見故曰怪罔象食人一名沐

靡埋蒼曰猶狂无頭鬼因作方相與十二獸儻嚙呼周徧前

後省三過待炬火送疫出端明

東京賦曰煌火馳而星迹逐赤疫於四裔注曰煌火光逐驚走煌然火水如星馳赤疫疫界縣者也依子合三行從東序上西序下門外駟騎傳

炬出官司馬闕門門外五營騎士傳火棄雒水中

東京賦注曰衛士千人在端門外五營千騎在衛士外為三部更迭至雒水凡三輩逐鬼投雒水中仍上天池絕其橋果

使不復度還百官官府各以木面獸能為儼人師訖設

桃梗鬱樞葦艾畢執事陞者罷山海經曰東海中有度朔山上有大桃樹

蟠屈三千里其卑枝門曰東北鬼門萬鬼出入也上有二神人

一曰神荼一曰鬱樞主閱領衆鬼之惡害人者執以葦索而用

食虎於是黃帝法而象之殿除畢因立桃梗於門戶上畫鬱樞

持葦索以御凶鬼畫虎於門當食鬼也史記曰東至於蟠木風

俗通曰黃帝上古之時有神荼與鬱樞兄弟二人性能執鬼桃

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蘇秦誅孟嘗君曰土偶人語

桃梗今子東國之桃木削子為人虎者葦戟桃杖以賜

陽物百獸之長能擊執鳥牲食鹽醴者也

公卿將軍特侯諸侯云儀官名秩曰大將軍三公臘賜錢

斛特侯十五方卿十方校尉五方尚書丞郎各五方五千石六

百石各七千侍御史謁者議郎尚書令各五千郎官蘭臺令史

三千中黃門羽林虎賁士二人共三

千以為常祠門力直各隨多少受也

是用也立土牛六頭於國都郡縣城外丑地以

送大寒凡本章句曰是月之會建丑日為牛運將極是

故出其物類形象以示送達之也以升陽也

饗遣故衛士儀百官會位定謁者持節引故衛

士入自端門衛司馬執幡鉦護行行定侍御史

持節慰勞以詔恩問所疾苦受其章奏所欲言

畢饗賜作樂觀以角抵樂闋罷遣勸以農桑周

曰府史以下則有齊有徒鄭玄注曰此謂民給徭役

若今備士交蔡邕曰見客平樂饗衛士瑛偉壯觀也

每月朔歲首為大朝受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

鍾鳴受賀及執贄公侯璧中二千石二千石羔千

石六百石鴈四百石以下雉儀帝起居注曰舊典市

長秋傳建安八年始令

執贄百官賀正月儀疑要注曰古者朝會皆執贄侯伯執圭

子男執璧大夫執羔大夫執鴈士

執羔大夫執鴈士

執雉漢魏相沿其制正旦大會諸侯執玉璧薦以鹿皮公卿已下所執如古禮古者衣皮故用皮鳥為幣王以象德璧以稱事不以貨沒禮貶羞不喻性宴二千石以上上殿稱萬歲衣不踰祭服輕重之宜也

蔡邕獨斷曰三公奉養上殿向御坐北面太常贊曰皇帝為君與三公伏皇帝坐乃進贊曰語曰御坐則起此之謂也 舉

觴御坐前司空奉羹大司農奉飯奏食良舉之樂

百官受賜宴饗大作樂 蔡質漢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南公卿將大夫百官各陪朝賀

胡羊朝重甲見焉都計吏皆陛觀好燎宗室諸列

惟會乃人以上立西面位公納薦太官賜食酒西入東出既定

上壽計吏中庭比而立太官上食賜羣臣酒食貢事御文而入

執法殿下廣賁羽林弘弓根矢陛戟左右戎頭偏居陪前向後

左右中郎將什東西羽林虎賁將佐東北五官將佐中央悉坐

就賜作九賓徹樂舍利從西方來熾於庭極以畢入殿前滌水

化為比日魚跳躍水作霧郭日昇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邊

戲於庭炫燿日光以兩六絲繩係兩柱中頭間相去約一兩偈

女對舞行於繩上對面道逢切肩不傾又蹋高出身藏形於此

中毬擊並作樂畢作魚龍曼延不黃明吹三通竭者引公卿羣

臣以次拜微行出罷卑官在前尊官在後德陽殿周旋容升入

陛高一丈皆文石作階階階水於殿下屋失梁玉階金柱文

鏤作宮掖之好屏以青翡翠一柱三帶又以赤緹天子正旦之

會朝百僚於此白到便師去宮四十二臣望朱雀五闕德陽其

上士律為天連欲陽宮閣薄云德陽宮

殿幸北行七丈東西行三十七丈四尺

其每朝唯十月旦

從故事者高祖定秦之月元年歲首也

蔡邕曰羣臣朝見之

儀視不晚朝十月朔之故以問胡廣廣曰舊儀公卿以下每月

常朝先帝以其人故省唯六月十月朔朝後復以六月朔盛暑

省之蔡邕禮樂志曰侯樂四品一曰大予樂典郊廟上陵殿諸

食祭之樂郊樂易所謂先王以作樂崇德報正上帝周官若樂

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也宗廟樂虞書所謂琴瑟以詠祖

考夾假詩云肅雍和鳴先行是所食幸樂王制謂天子食幸以

樂周官王大食則令奏鍾鼓二曰周頌雅樂典辟雍饗射六宗

社稷之樂辟雍之射孝經所謂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記曰文

可而治天下者

禮記曰夫樂施於金石越於聲音用乎宗廟社稷事乎山川

鬼神此之謂也二山正門鼓吹天子所以文樂羣臣詩所謂坎

坎鼓我又公委我者其所簫鐘歌軍樂也其傳曰黃帝岐自

所作又建歲揚德之勸士也蓋周官所謂王大撓則令凱樂軍
大獻則令又歌也孝章皇帝親著歌詩四意以在食宰又制雲
臺十二門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治平四年正月月中出雲臺十
二門新詩下天子樂官習誦被声吉曰詩並行者皆當支錄以
成樂志

後漢書志第五

後漢書志第六

禮儀下

劉昭

注補

大喪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

不豫太醫令丞將醫入就進所宜藥嘗藥監近臣
中常侍小黃門皆先嘗藥過量十二公卿朝臣問
起居無閒太尉告請南郊司徒司空告請宗廟告
五嶽四瀆羣祀並禱求福疾病公卿復如禮登遐
皇后詔三公典喪事百官皆衣白單衣白幘不冠
閉城門宮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郎中署
皆嚴宿衛宮府各懸北軍五校繞宮屯兵黃門令

尚書御史謁者書夜行陳三公啓手足色膚如禮

皇后皇太子皇子哭踊如禮沐浴如禮守宮令兼

東園匠將女執事黃縣緹緇金縷王桺如故事漢

儀曰帝崩合以珠纏以緹緇十二重以玉為襦如鎗狀連縫之

以黃金為繩腰以下以玉為札長一尺二寸半為桺下至足亦

緇以黃金縷請諸衣衾歛之凡乘飯吟珠玉如禮禮稽命

與衣服已御緇之崩皆以歛飯吟珠玉如禮禮稽命

子飯以珠吟以玉諸侯飯以珠吟飯吟珠玉如禮禮稽命

以味御大天上帝飯以珠吟以貝飯吟珠玉如禮禮稽命

外也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一丈二尺深三尺漆亦中

官哭臨殿下是日夜下竹使符告郡國二千石諸

侯王應劭曰凡與郡國守相竹使符皆以竹筒削五枚長五寸許

刻篆書第一至第五張曼曰符以代古之珪璋從簡易也

此下大與符亦猶則此竹使符到皆伏哭盡哀漢舊制發兵皆以

銅虎符其餘鐵

為大信見杜詩傳註會小歛如禮東園匠考工令奏

東園秘器表裏洞赤虞文畫日月鳥龜龍虎連壁偃

月牙檜梓宮如故事大歛于兩楹之間五官左右

虎賁羽林五將各將所部執虎賁戟也殿端門陞左

右廂中黃門持兵陞殿上夜漏羣臣入晝漏上

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殿下謁者引諸侯王立殿

下西面北上宗室諸侯四姪小侯在後西面北上治

禮引三公就位殿下北面特進次中二千石列侯

次二千石六百石博士在後羣臣陪位者皆重行

西上位定大鴻臚言具謁者以聞皇后東向貴人

公主宗室婦女以次位後皇太子皇子在東西向皇
子少退在南北面皆伏哭大鴻臚傳哭羣臣皆哭

三公升自阼階安祚宮內珪璋諸物近臣佐如故
事嗣子哭踊如禮周禮駟珪璋璧琮琥璜之渠眉疏璧琮以

璧琮琥璜皆為開渠為眉琢沙除以斂尸令汁得流去也鄭
玄曰以斂尸者以大斂焉加之也渠眉玉飾之溝琢也以組
穿聯六玉溝琢之中以斂尸珪在左璋在首琥在右璜在足
璧在背琮在腹蓋取象方明神之也疏璧琮者通於天地也

東園匠武士下釘杜截去牙喪大記曰君蓋用漆三
杜三束鄭玄注曰杜小骨太常

上太牢奠太官食監中黃門尚食次奠執事者如禮

太常大鴻臚傳哭如儀三公奏尚書顧命太子即

日即天子位于柩前請太子即皇帝位皇后

為皇太后奏可羣臣皆出吉服入會如儀太尉升殿

阼階當柩御坐北面稽首讀策畢以傳國玉璽綬

束面跪授皇太子即皇帝位中黃門掌兵以玉具隨

侯珠斬蛇寶劍授太尉告令羣臣羣臣皆伏稱萬歲

或大赦天下遣使者詔開城門宮門罷屯衛兵羣臣

百官罷入成喪服如禮兵官戎又帝遺詔無布車及兵器
應劭曰不施輕車介士

三公太常如禮故事百官五日一會臨故吏二千石

刺史在京都郡國上計掾史皆五日一會天下吏民

發喪臨三日文帝遺詔其令天下吏
民令利出臨三日釋服先葬二日皆日脯臨

既葬釋服無禁嫁娶祠祀文帝遺詔文有飲酒食肉自當
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之徒跣

也 佐史以下布衣冠情經帶無過三寸臨庭中

文帝遺詔殿中當臨者以旦夕各十五舉 有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無得昆哭臨 武吏布情

大冠大司農出見錢穀給六丈布直以葬大紅十五

日小紅十四日織七日釋服 應劭曰紅者中祥大祥

三十六 日而釋部刺史二千石列侯在國者及關內侯宗室

長吏及因郵奉奏諸侯王遣大夫一人奉奏弔臣

請驛馬露布奏可以木為重高九尺廣容八厯裏

以葦席巾門喪帳皆以簞車皆去輔輻跡布惡輪

走卒皆布構憤太僕四輪輶為賓車大練為屋幘

中黃門虎賁各二十人執紼司空擇土造穿太史

十日謁者二人中謁者僕射中謁者副將作油泥

帳以覆坑方石治黃腸題湊便房如禮 漢舊儀略

帝壽陵曰天子即位明年將作大五營陵地用地七頃方中用此

一頃深十二丈堂壇高三丈墳高十二丈武帝墳高三丈

高一丈七尺四周一丈內梓棺柏黃腸題湊以次百官藏其設

四通羨門容大車大馬皆藏之四方外陟車石外方立先門

戶設夜龍莫邪劍伏弩設伏火已營陵餘地為西園后陵餘地為

婕妤好以下次賜親屬功臣漢書音義曰題頭也湊以頭向因所入

為周也使房藏中便坐也呈覽曰漢家之葬方中百步已穿築為

方城其中開四門四通足放一馬然後錯渾雜物扞漆繒綺金室

米穀及埋車馬虎豹禽獸破近郡卒徒置將軍尉候以

後官貴幸者皆守園與元帝葬乃不用車馬禽獸等物

僕御方相氏黃金四目蒙熊皮玄衣朱裳執戈揚

楯立乘四馬先驅 周禮曰方相氏大喪先柩及墓入曠以

戈擊四隅殿方良鄭玄曰方相放想也

可畏怖之貌曠穿也中也方良周兩也天子之樽

柏黃腸為妻表以石為國語曰木石之怪蔓罔兩

旂之制長

三刃十有二游曳地畫日月升龍書旒曰天子之
柩謁者二人立乘六馬爲次大駕甘泉鹵簿金根
容車蘭臺法駕喪脰大行載飾如金根車自皇帝從
送如禮太常上啓奠夜漏二十刻太尉冠長冠衣
齋衣乘高車詣殿止車門外使者到南向立太尉
進伏拜受詔太尉詣南郊未盡九刻大鴻臚設九
賓隨立羣臣入位太尉行禮執事皆冠長冠衣齋
衣太祝令跪讀謚策太尉再拜稽首治禮告事畢
太尉奉謚策還詣殿端門太常上祖奠中黃門尚
衣奉衣登容根車東園武士載大行司徒却行道

立車前治禮引太尉入就位大行車西少南東面
奉策太史令奉哀策後太常跪曰進皇帝進太
尉讀謚策藏金匱皇帝次科藏于廟太史奉哀策
韋篋詣陵太尉旋復公位再拜立哭太常跪曰哭
大鴻臚傳哭十五舉音止哭太常行遣奠皆如禮
請哭止哭如儀晝漏上水請發司徒河南君先引車
轉太常跪曰請拜送載車著白系參纒紼長三十
丈大七寸爲輓六行行五十人公卿以下子弟凡
三百人皆素幘委貌冠衣素裳校尉三人皆赤幘
不冠絳科單衣持幢幡候司馬丞爲行首皆銜枚

羽林孤兒巴俞擢歌者六十人為六列鐸司馬八
執鐸先大鴻臚設九賓隨立陵南羨門道東北面
諸侯王公特進道西北面東上中二千石二千石
列侯宜九賓東北面西上皇帝白布幕素裏夾
羨道東西向如禮容車帷坐羨道西南向車當坐
南向中黃門尚衣奉衣就帷坐車少前太祝進醴
獻如禮司徒跪曰大駕請食太史令自車南北面
讀哀策掌故在後已哀哭太常跪曰哭大鴻臚傳
哭如儀司徒跪曰請就下位東園武士奉下車司
徒跪曰請就下房都導東園武士奉車入房司徒

太史令奉詔哀策

晉時有人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有
兩行科斗書之臺中外傳以相示莫有

知者司空張華以問博士東晉哲曰此明帝
顯節陵中策也檢校果然是知策用此書也東園武士執

事下明器

禮記曰明器神明之也孔子謂為明器知喪道矣
備物而下可用也鄭玄注既久曰陳明器以西行

南端簠八盛容三升

鄭玄注既久曰簠八種
為上類也其容蓋與簠同黍一稷一

麥一梁一稻一麻一菽一小豆一甕三容三升醢

一醢一脣一

鄭玄注既久曰
脣薑桂之脣

黍飴載以木柎覆以疏

布甒二容三升醴一酒一載以木柎覆以功布瓦

鐙一彤矢四軒朝中亦短衛彤矢四骨短衛

既久曰

矢一乘骨鏃短衛鄭玄曰鏃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四矢
曰乘骨鏃短衛亦不用也生時候矢金鏃凡為矢五分箭

長而羽其一通俗
文曰細毛猴也

彤弓一卮八牟八

鄭玄注既久曰
曰牟盛湯漿豆八

簋八形方酒壺八槃匱一具鄭玄注既夕曰杖几各

一蓋一鍾十六無虞罇四無虞禮記曰有鍾罇而無簋壘一簫四

以間亦名罇磬十六無虞禮記曰有鍾罇而無簋壘一簫四

笙一箎一祝一敵一瑟六琴一竽一筑一坎侯一

禮記曰琴瑟張而不平等笙備而不和干戈各一箏一甲一冑一既夕謂之

役器鄭玄曰箏矢服輓車九乘芻靈三十六匹鄭玄注禮記曰芻靈束茅

為人馬謂之芻靈神之類瓦甗二瓦釜二瓦甑一瓦鼎十二容

五升匏勺一容一升瓦案九瓦大杯十六容三升

瓦小杯二十容二升瓦飯槃十瓦酒樽二容五斗

匏勺二容一升祭服衣送皆畢東園匠曰可哭在

房中者皆哭太常大鴻臚請哭止如儀司徒曰

百官事畢臣請罷從入房者皆再拜出就位太常

導皇帝就贈位司徒跪曰請進贈侍中奉持鴻洞

贈玉珪長尺四寸薦以紫巾廣表各三寸緹裏赤

纁周緣贈幣玄三纁二各長尺二寸廣无幅皇帝

進跪臨羨道房戶西向手下贈投鴻洞中三東園

匠奉封入藏房中太常跪曰皇帝敬再拜請哭大

鴻臚傳哭如儀太常跪曰贈事畢皇帝促就位禮

書曰明帝崩司徒鮑昱與事葬日三公入安梓宮還至羨道半塗上欲下是前叩頭言禮天子鴻洞以贈所以重郊廟也陛下奈何冒危

不以義割哀上即還容根車游載容衣司徒至便殿

並輦騎皆從容車玉帳下司徒跪曰請就暉導登
尚衣奉衣以次奉器衣物藏於便殿太祝進醴獻
凡下用漏十刻禮畢司空將校復士皇帝皇后以
下皆去麤服服大紅還宮反廬立主如禮桑木生
尺二寸不書謚虞禮畢耐於廟如禮漢舊儀曰高帝
廟三日小祭
中脯下作栗木主長八寸前方後圓圓一尺置廟中望外內
縣縣繫以部外以部大如指長三尺四枚以部皮四方
置廟中五居其中央七日大飲禮以黍飯羊舌祭之壻中已
葬收至為木函藏廟太室中西壻辟始中望內外不出室堂
之上坐為王時衣冠履几杖以龍為角人無頭坐起如生時
皇后主長七寸圍九寸在皇帝左右旁高皇帝主長九寸上
林給栗木長安祠廟作神主東園秘器梓棺素木長丈三尺崇廣四尺先大駕日游冠衣
于諸宮諸殿羣臣皆吉服從會如儀皇帝近臣喪

服如禮醴大紅服小紅十一升都布練冠醴小紅服
織醴織服留黃冠常冠近臣及二千石以下皆服
留黃冠百官衣阜每變服從哭詣陵會如儀祭以
特牲不進毛血首司徒光祿勳備三爵如禮

古今注具載帝陵丈尺頃畝今附之後焉

光武原陵山方三百二十三步高六丈六尺垣四出司馬門寢
殿鍾虞皆在周垣內隄封田十二頃五十七畝八十五步帝主
卅記曰在臨干亭之南西望平陰東南去雒陽十五里明帝
顯節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
鍾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田七十
四頃五畝帝王卅記曰故富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
章帝敬陵山方三百步高六丈二尺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
門石殿鍾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北隄封
田二十五頃五十五畝帝王卅記曰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
九里和帝慎陵山方三百八十步高十丈無周垣為行馬四
出司馬門石殿鍾虞在行馬內寢殿園省在東園寺吏舍在殿

北隄封田三十一頃二十畝二百步帝王世記曰在雒陽東南
去雒陽四十一里 塲帝康陵山周二百八步高五丈五尺行
馬四出司馬門寢殿園處在行馬中因寢殿為廟園更寺舍在
殿北隄封田十三頃十九畝二百五十步帝王世記曰高五丈
四尺去雒陽四十八里 安帝恭陵山周二百六十步高十五
丈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行馬內寢殿園更
舍在殿北隄封田二十四頃五十六畝帝王世記曰高十一丈
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順帝憲陵山方三百步高八丈
四尺無周垣為行馬四出司馬門石殿鐘虞在司馬門內寢殿
園省寺更舍在殿東隄封田十八頃十九畝三十步帝王世記
曰在雒陽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冲帝懷陵山方百八十三步
高四丈六尺為寢殿行馬四出門園寺更舍在殿東隄封田五
頃八十畝帝王世記曰西北去雒陽十五里 質帝靜陵山方
百三十六步高五丈五尺為行馬四出寢殿鐘虞在行馬中園
寺更舍在殿北隄封田十二頃五十四畝因寢殿為廟帝王世記
曰在雒陽東去雒陽三十二里 桓帝宣陵帝王世記曰山方
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東南去雒陽三十里 靈帝文陵帝
王世記曰山方三百步高十二丈在雒陽西北去雒陽二十里
獻帝禪陵帝王世記曰不起墳深五丈前堂方一丈八尺後堂
方一丈五尺角廣六尺在河內山陽之屬城西北去隰城直行

十一里斜行七里去懷陵百一十里去山陽五十里南去雒陽
三百一十里蔡質漢儀曰一陵令見河南尹無敬也 魏文
帝終制略曰漢文帝之不發霸陵無求也光武之掘原陵封樹
也霸陵之完功在釋之原陵之掘罪在明帝是釋之忠以利君
明帝愛以害親也忠臣孝子宜思釋之言宗明帝之戒存於
所以安君定親使魂靈万載无危斯則賢聖之忠孝矣自古及
今未有不亡之國亦无不掘之墓也喪亂以來蔡氏諸陵无不
發掘至乃燒取玉柩金縷骸骨并是焚如之刑也豈不重痛
哉禍由乎厚葬封樹桑霍為我戒不亦明乎臣昭案黃卓傳卓
使后布發諸帝陵及公卿以下冢墓收其珍室卓別傳曰發成
帝陵解金縷探珍玳焉呂氏春秋略曰審知主聖人之要也審
知死聖人之極也知生者不以物害生知死者不以物害死凡
生於天地之間其必有相孝子之重其親者若親之愛其子不
弃於溝壑故有葬送之義葬者藏也以生人心為之慮則莫如
无動无動莫如无利葬淺則狐狸掘之深則及水泉故必高厚
之下以避二害然而忘姦寇之變豈不惑哉民之於利也犯曰
刃涉危難以求之忍親戚欺知交以求之今無此危无此難以
為利甚厚固難禁也國休大家休富其葬必厚珠玉金銀不可
平計齒人聞之以相告雖有嚴刑重罰而崩止也且死者二
父生者亦疏淋既則守之亦怠藏器如故而守之有怠冥九固必

嗚矣世至為丘隴其高若山陵樹之若林數或設闕庭都邑以此示富則可矣以此為死者則惑矣大凡死者真視乃世尤一人也人之壽又者不過百中者六十以百占六十為深窮者慮其情固不相當矣必以無窮為慮然後為可今有銘其墓曰此中有金寶其厚不可掘也必為世笑矣而為之闕庭以自喪此向異彼哉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元不亡之國是無不掘之墓以耳目之所聞見則齊荆燕嘗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趙韓魏皆失其故國矣自此以上亡國不可勝數故其大墓而不掘也而猶皆爭為之豈不悲哉今天君之不令民父之不教子兄之不悌弟皆鄉邑之所遺而憚耕耒之勞者也仍不事耕農而好鮮衣侈食智巧窮賸則台黨連眾而謀名已大墓上曾不能禁也此有葬自表之禍也昔堯葬穀林通樹之葬葬紀市不變肆禹葬會稽不變人徒非愛其費以為死者也先王之所惡惡死者之辱以為儉則不發不發則不辱故必以儉而合乎山原也宋未亡而東豕掘齊未亡而莊公掘國存而之若此又況滅名之後乎此愛而厚葬之故也欲愛而反害之欲安而反危之夫臣孝子亦不可以厚葬矣昔季孫以瑱瑋斂孔子歷級而止之為五窮慮也

太皇太后皇太后崩司空以特牲告謚于祖廟如

儀長樂太僕少府大長秋典喪事三公奉制度他

皆如禮儀丁孚漢儀曰永平七年陰太后崩是駕詔曰柩將發於殿羣臣百官陪位黃門鼓吹三通鳴鍾

鼓天子率哀女侍史官三百人皆著素參以白素引棺挽歌下殿就車黃門官者引以出官省太后視車駕路青羽蓋駟

馬龍旂九旒前有方相鳳皇車大將軍妻參乘太僕妻御乘導公卿百官如天子郊鹵簿儀後和意鄧后葬案以為儀自

此皆降損於前事也合葬羨道開通皇帝謁便房太常道至

羨道去杖中常侍受至柩前謁伏哭止如儀辭太

常導出中常侍授杖升車歸宮已下反虞立主如

禮諸郊廟祭服皆下便房五時朝服各一襲在陵

寢其餘及宴服皆封以篋筥藏宮殿後閣室

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皆令贈印璽玉押

後漢志六

銀縷大貴人長公主銅縷諸侯王貴人公主公將

軍特進皆賜器官中二十四物使者治喪穿作柏

椁百官會送如故事諸侯王公主貴人皆擗棺洞

朱雲氣畫公特進擗棺黑漆中二千石以下坎侯

漆丁孚漢儀曰孝靈帝葬馬貴人贈步搖赤紱葬青羽蓋

駟馬柩下殿女侍史二百人著素衣挽歌引木下就車

黃門宦者朝臣中二千石將軍使者弔祭郡國二

千石六百石以至黃綬皆賜常車驛牛贈祭宜自

佐史以上達大斂皆以朝服君臨弔若遣使者主

人免經去杖望馬首如禮免經去杖不敢以戚凶

服當尊者前書賈山上書曰古之賢君於臣也尊其爵

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

臨其小斂大斂已棺除而後為之服錫衰經而臨其喪未斂

而不飲酒食肉未葬不宰樂當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象正

顏色然後見之故巧丁人敢不竭力死以報其上功德元於

世而令問不忘也四起君注曰太尉賈充薨皇太子妃之父又

太保也有司奏依漢元明二帝親臨師自王主貴人以下

保故事皇太子素張為發哀又臨其喪至佐史送車騎導從史卒各如其官符載飾以蓋

龍首魚尾華布牆纁上周交絡前後雲氣畫帷裳

中二千石以上有輜左龍右虎朱鳥玄武公侯以

上加僭鹿伏熊千石以下緇布蓋牆魚龍首尾而

已三百石黃綬以下至于處士皆以簞席為牆蓋

其正妃夫人妻皆如之諸侯王傅相中尉內史典

喪事大鴻臚奏謚天子使者贈罍帛載日命謚如

禮下陵羣臣躡屨服如儀主人如禮
贊曰大禮雖簡鴻儀則容天尊地卑君莊臣恭質
文通變哀敬交從元序斯立家邦迺隆

後漢書志第六

後漢書志第七

祭祀上

光武即位告天 郊
封禪 昭

注補

祭祀之道自生民以來則有之矣豺獮知祭祀
而況人乎故人知之至於念想猶豺獮之自然
也顧古質略而後文飾耳自古以來王公所為
羣祀至於王莽漢書郊祀志既著矣故今但列
自中興以來所修用者以為祭祀志

來所修者為祭祀
志即豎之意也

謝沈書曰祭
豎引中興以

建武元年光武即位于鄗為壇營於鄗之陽春

保乾圖曰建天子於鄗之陽名曰行皇祭告天地采用元始中郊祭故

事六宗羣神皆從未以祖配天地共饋餘牲尚

黃圖載元始儀最悉曰元始四年宰衡莽奏曰帝王之義莫約大承天承天之意莫重於郊祀祭天於南就陽位祠地於北

陰義園丘象天方澤則地圓方因體南北從位藩燎外氣瘞埋就類牲欲繭粟味尚清玄器成匏勺貴誠因質天地神所統

故類乎上則禋于六宗望秩山川班於羣神皇天后土隨王所

在而事祐焉北泉太陰河東少陽咸失厥位不合禮制聖王之制必上當天心下合地意中考人事故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

其律太蒞天子親郊天地先祖配天先妣配地陰陽之別以日冬至祀天夏至祀后土君不省方而使有司六宗日月星山川

海星則北辰川即河山岱宗三光衆明山阜百川衆流滹汗臯澤以類相屬各數秩望相序於是定郊祀祀長安南北郊罷甘

泉河東祀 上帝壇圓八觚徑五丈高九尺茅營去壇十步

竹宮徑三百步土營徑五百步神靈壇各於其方面三丈六茅

營二十步廣坐十五步合祀神靈以璧琮用辟神道以通廣各

三十步竹宮內道廣三丈有闕各九十一步壇方三丈拜位壇

亦如之為周道郊營之外廣九步營六廿泉北辰于南門

之外日月海東門之外河北門之外岱宗西門之外 為周道

前望之外廣九步列望遂乃近前望道外徑六十二步壇方二

丈五尺高三尺五寸為周道列望之外徑九步列望亞列

望外徑四十步壇廣三丈高二尺為周道列望之外徑九

步大夫望亞列望道外徑二十步壇廣一丈五尺高一尺五寸

為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五步壇廣一丈高一尺

為周道士望之外徑九步庶望亞士望道外徑九步壇廣五尺高五寸

為周道庶望之外徑九步凡外徑九步壇廣五尺高五寸 為周道庶望之外徑九步凡外徑九步壇廣五尺高五寸 為周道庶望之外徑九步凡外徑九步壇廣五尺高五寸 為周道庶望之外徑九步凡外徑九步壇廣五尺高五寸

為周道大夫望之外徑九步士望亞大夫望道外徑十二步壇
廣六尺高六寸 為周道士望之外徑六步凡地宗亦士宮
壇營方二里周八里營再重道四通常以歲之孟春正月上辛
若丁親郊祭天郊以地配望秋山川徧于羣神天地位皆南
鄉同席地差在東共牢而食太祖高皇帝高后配于壇上西鄉
后在北亦同席共牢而食日冬至使有司奉祭天神于南郊高
皇帝配而望羣陽夏至使有司奉祭地祇于北郊高皇后配而
望羣陰天地用牲二幡燎瘞埋用牲一先祖先妣用牲一天以
牲左地以牲右 其文曰皇天上帝后土神祇瞻顧
皆用黍稷及樂 降命屬秀黎元為民父母秀不敢當羣下百僚
不謀同辭咸曰王莽篡竊位秀發憤興義兵
破王邑百萬衆於昆陽誅王郎銅馬赤眉青犢
賊平定天下海内蒙恩上當天心下為元元所
歸讖記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

秀猶固辭至于再至于三羣下曰皇天大命不
可稽留敢不敬承

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鄠采
元始中故事為圓壇八陛中又為重壇天地位
其上皆南鄉西上其外壇上為五帝位青帝位
在甲寅之地赤帝位在丙巳之地黃帝位在丁
未之地白帝位在庚申之地黑帝位在壬亥之
地其外為壇重然皆以像紫宮有四通道以
為門日月在中營內南道日在東月在西北斗
在北道之西皆別位不在羣神列中八陛陛五

十八醜合四百六十四醜五帝陞郭帝七十二醜
合三百六十醜中營四門門五十四神合二百
一十六神外營四門門百八神合四百三十二
神皆背營內鄉中營四門門封神四外營四門
門封神四合三十二神凡千五百一十四神營
即墳也封封土築也背中營神五星也及中宮
宿五官神及五嶽之屬也背外營神二十八宿
外宮是雷公先農風伯雨師四海四瀆名山大
川之屬也至七年五月詔三公曰漢當郊堯其
與卿大夫博士議時侍御史杜林上疏以為漢

起不因緣堯與殷周異宜而舊制以高帝配方

軍師在外且可如元年郊祀故事上從之語在

林傳東觀書載杜林上疏悉於本傳曰臣聞營河維以為民

用三代之所同及至漢興因時且趨世務省煩苛取實事不苟
負高亢之論是以去土中之京師就閭內之遠都除肉刑之重
律用髡鉗之輕法郡縣不置世祿之家農人三十而稅一政甲易
行禮簡易從民無愚智思仰漢德樂承漢祀基業特起不因緣
堯堯遠於漢民不曉信言提其耳終不悅諭后稷近於周民戶
知之出據以與基用其祚本與漢異郊祀高帝誠從民望得萬
國之歡心天下福應莫大於此民奉種祀且猶世主不失先俗
君臣僉薦繇考績不成九載乃極宗廟至重衆心難違不可卒
改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明當尊用祖宗之故文章也宜如
舊制以解天下之惑合於易之所謂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
天時義方軍師在外祭隴蜀平後乃增廣郊祀高帝

配食位在中壇上西面北上漢舊儀曰祭天於紫壇

六五十一 漢舊儀曰祭天於紫壇

下西向糾帷帳紉席鉤命決曰自外
至者止不止自內出者先四不行

天地高帝黃帝各
用犢一頭青帝赤帝共用犢一頭白帝黑帝共

用犢一頭凡用犢六頭漢舊儀曰祭天養牛五歲至三
千片案禮記曰天地之牛角繭

粟而此云五歲本志用犢是也日月北斗共用牛一頭四營羣神共

用牛四頭凡用牛五頭凡樂奏青陽朱明西皓

玄冥及雲翹育命舞中營四門門用席十八枚

外營四門門用席三十六枚凡用席二百一十

六枚皆莞簟率一席三神日月北斗無陛郭駸

既送神燔俎實於壇南巳地周禮凡以神什者掌三
辰之法以猶鬼神祇之

皆辨其名物鄭玄曰猶圖也居謂坐也天者羣神之精日月
星辰其若自位也以此圖天神人鬼地祇之生者謂布祭眾寡

與其居句孝經說郊祀之禮曰燔燎掃地祭牲繭粟或象天酒

旗坐星厨倉具黍稷布席極敬心也言郊之布席象五帝坐禮

祭宗廟序昭穆亦有似虛危則祭天圓立象此

極宗地方澤象后妃及社稷之席皆有明法焉

建武三十年二月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

禪泰山服虔注漢書曰封者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注云
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封禪而祭之莫近神靈也

項威注曰封泰山也太平外中春之氣於天祭土為封謂負土

於泰山為壇而祭也禮記曰因名山升中于天盧植注曰封泰

山告太平外中和之氣於天也東觀漢記太尉趙熹上言曰自

古帝王每世之隆未嘗不封禪漢下聖德洋洋溢順天行誅撥亂

中興作民父母修復宗廟救萬民黎庶賴福海內清平功成

治定羣司禮官咸以為宜登封告成為民報德百王所同當不
不讓宜登封也宗正三雍之禮也詔書曰即位三十年
明靈契望秩羣神以承天心也

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不如
林放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莊子曰易遊而王封
於泰山禪於梁父者

七十有二代其有形... 曰蒼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 之字字者言孳乳而後多也... 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體封... 桓公欲封管仲非之若郡縣遠遣吏上壽盛稱

虛美必貶兼令屯田從此羣臣不敢復言三月

上幸魯漢祀令曰天子行有所之出河沈用白馬珪璧各一衣以繒緹五尺祠用脯二束酒六升鹽一升沙渭屬

沈祠作川水先驅投石少府給珪璧不滿百里者不沈過秦

山告太守以上過故承詔祭山及梁父時虎賁

中郎將梁松等議記曰齊將有事泰山先有事

配林蓋諸侯之禮也河嶽視公侯王者祭焉宜

無即事之漸不祭配林盧植注曰配林小山林麓配秦山者也謂諸侯不郊天泰山巡

省所考五嶽之宗故有事將祀之先即其漸天子則否矣泰山廟在博縣風俗通曰博縣十月祀岱宗名曰合禱十一月湘東

正月解東太守黎熹親自執事作脯廣一尺長五寸既祀訖取泰山君夫人坐前脯三十胸太守拜章縣次驛馬傳送雒陽

二十一年正月上齋夜讀河圖會昌符曰赤劉

之九會命岱宗不慎克用何益於承誠善用之

姦偽不萌感此文乃詔松等復案索河雒識文

言九世封禪事者松等列表乃許焉東觀書曰羣臣奏言登封

告成爲民報德百王所同陛下輒拒絕不許臣下不敢頌功述德業河雒識書亦漢九世當封泰山凡三十一六事傳奏左惟

陛下遂以仲月令辰遵岱嶽之禮奉圖雒之明文以和靈瑞以爲兆民上曰至泰山乃復議國家德薄災異仍至圖識蓋如此

初孝武帝欲求神仙以扶方者言黃帝由封禪

而後僊於是欲封禪封禪不常時人莫知元封

元年上以方士之言作封禪器以示羣儒多言不

合古於是罷諸儒不用三月上東上泰山郭璞注山

海經曰泰山從山下至頭四十八里二百步乃上石立之泰山顛風俗通曰石高二丈

尺刻之曰事天以禮立身以義事父以孝成民以仁四海之內莫不為郡縣四夷八蠻咸來貢職與天无極人民蕃息天祿

永遂東巡海上求僊人無所見而還四月封泰山

風俗通曰封廣丈二尺高九尺下有玉牒書也恐所施用非是乃祕其事

語在漢書青郊祀志東觀書曰上至泰山有司復奏河雒

凡三十六事與博士充等議以為躬統未絕黎庶繼命高宗父

勞猶為中興武王因父受命之列據二代郊天因孔子甚美其

功後出謂之聖王漢統中絕王莽盜位一民莫非其臣及土葬

不其有宗廟不祀十有八年下無十室之貧奮振於匹夫除

寇去賊與復祖宗集流天下海內治平夷狄慕義功德盛於高

宗宣王宜封禪為百姓祈福請親定刻石紀號文太常奏儀制

詔曰許甘小白欲封夷吾鄭之季氏欲放仲尼非焉蓋齊諸侯

季氏大夫皆無事於泰山今予末小子巡祭封禪德薄而在重

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喜於得承鴻業帝善善及子孫之餘賞蓋

應圖錄當得是當懼於過差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為議者所誘

進後世知吾罪深矣上許梁松等奏乃求元封時封禪故事

議封禪所施用有司奏當用方石再累置壇中

皆方五尺厚一尺用玉牒書藏方石牒厚五寸

長尺三寸廣五寸有玉檢又用石檢十枚列於

石傍東西各三南北各二皆長三尺廣一尺厚

七寸檢中刻三處深四寸方五寸有蓋檢用金

縷五周以水銀和金以為泥玉墜一方寸二分

一枚方五寸方石四角又有距石比皆再累枚長

四寸

一丈厚一尺廣二尺皆在圓壇上其下用距石十八枚皆高三尺厚一尺廣二尺如小碑環壇立之去壇三步距石下皆有石跗入地四尺又用石碑高九尺廣三尺五寸厚尺二寸立壇兩地去壇三丈以上以刻書上以用石功難又欲及二月封故詔松欲因故封石空檢更加封而

已

欲及二月者虞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范甯曰巡狩者巡行諸侯所守二月直卯故以東巡狩也祭山曰燔柴積

柴加牲於其上而燔之也松上疏巫之以為登封之禮告功皇

天垂後無窮以為萬民也承天之敬尤宜章明奉圖書之瑞尤宜顯著今因舊封竄寄玉牒故

石下恐非重命之義受命中興宜當特異以明天意遂使泰山郡及魯趣石工宜取完青石無必五色時以印工不能刻玉牒欲用丹漆書之會求得能刻王者遂書書秘刻方石中命容玉

牒二月上至奉高

應劭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曰車駕正月二十八日發雒陽宮二月九日

到魯遣守謁者郭堅伯荆徒五百人治泰山道十日魯遣宗室諸劉及孔氏瑕丘卞氏上壽受賜皆誦孔氏宅賜酒肉十一日發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賁郎將先上山三案行遂益治道徒千人十五日始齋國家居太守府舍諸王居府中諸侯在縣庭中齋諸卿校尉將軍大夫黃門郎百官及宋公衛公襄成侯東方諸侯雖中小侯齋城外汶水上六尉太常齋山虞馬弟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觀祭山壇及故明堂宮郎官等郊肆處入其幕府觀治石石二枚狀博平圓九尺此壇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時石也時用五車不能上也因置山下為屋號五車石四維距石長丈一廣二尺厚尺坐所四枝檢石長三尺廣六

寸狀如封隘長檢十枚一紀號石高丈二尺廣三尺厚尺二寸
名曰立石一校刻文字紀功德是朝上山騎行往往道峻峭不
騎步牽馬乍步乍騎且相半至中觀留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
極望無不觀仰望天關如從谷底仰觀抗峯其為高也如視浮
雲其峻也石壁宵窳如無道徑遙望其入端如行朽元或為白
石或雪久之白者移過樹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徑外石
上有頃復蘇亦賴齋酒脯數處有泉水目輒為之明復勉強相
將行到天關自以已至也問道中八言尚十餘里其道旁山脅
大者廣八九尺狹者五六尺仰視巖石松樹鬱鬱蒼蒼若在雲
中俛視豁谷碌碌不可見丈尺遂至天門之下仰視天門交際
如從穴中視天直上七里賴其羊腸逶迤名曰環道往往有繩
索可得而登也兩從者扶掖前入一牽後人見前人履底前人
見後人預如畫重累人矣所謂鑿骨排石捫天之難也初上此
道行十餘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煤煤據頓地不避
濕暗前有燂地自出而兩腋不隨早食上補後到天門郭使者
得銅物銅物形狀如鍾又方柄有孔莫能識也刻封碑具此得
之者以商山隱人姓陽名通東上一里餘得木甲未申者武帝
時神也東北百餘步得封所始皇立石及闕在南方漢武在其
北二十餘步得封重圍臺高九尺方圓三丈所有兩陛入不得
從上從東上臺上有壇方一丈二尺所上有方石回維有碑

石四面有闕如壇新拜馮人多置鐵物壇上亦不掃除因不上
見之則詔書所謂酢梨酸棗狼藉散錢處處懸幣吊具道口武
帝封禪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為先上跪拜置梨棗錢下道以
束編則此也東山名曰日觀日觀者雞一鳴時見日始欲出長
三丈所秦觀者望見長安吳觀者望見會稽周觀者望見齊西
北有石室壇以南有王盤中有玉龜山南有神泉飲之極清美
判人日入下去行數環日暮時頗雨不見其道一人居遣侍
其前先知蹈有人乃舉足隨之比至天門下夜人定矣

御史與蘭臺令史將工先上山刻石文曰維建
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

風俗通曰岱者胎也宗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之交觸石骨
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雅泰山乎故為五嶽之長耳望

秩於山川 孔安國書注曰九州名山大川五嶽山瀆之屬皆
一時望祭之安國又曰俞以尊卑祭之也五嶽觀

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 班于羣神 孔安國曰羣神謂丘陵
小者或卿大夫伯子男 墳衍古之聖賢皆祭之

遂觀東后從臣太尉熹行司徒事特進高密

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後在位孔子之後襲成侯
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
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鬪野四七之際
火為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
平則封誠合帝道子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
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姦偽不萌赤漢
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
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紀
禪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
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劉子曰九世

之帝方明聖持衡拒九州平天下子雒書甄曜
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刻封孝
經鉤命決曰子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
專茲竭行封岱清河雒命后經識所傳昔在帝
堯聰明密微讓與舜庶後裔握機王莽以舅后
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託周公霍光輔
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墜壞社
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揚徐青三州首亂
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傑并兼百里屯聚往往
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狗吠之聲皇

天睠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
兵起是以中次誅討十有餘年衆人則斯得黎
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
輿所通人迹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
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孔安國書注曰同陰律也修
五禮孔安國曰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五玉范甯曰五等諸侯之瑞珪璧也三帛孔安國曰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一牲
范甯曰羔鴈也一死唯之士執執范甯曰摠謂上所執之以為誓者也吏各修職復于舊
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在六十二乾乾日吳不敢荒
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充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

庶遵古聽允明愨皇帝唯慎河圖雒書正文是
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瑞
以為兆民求茲一字垂于後昆百寮從臣郡守
師丑咸蒙祉福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
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
能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為
驗又其十卷皆不照哲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後有聖人正失
誤刻石記封禪儀曰車駕十九日之山虞國家居其百官布
野此曰山上雲集成宮闕百官並見之二十一日
夕牲命白氣廣一文東南極望致濃厚時天二十二日辛
清和之差命篇代嶽之瑞以曰為應也

卯晨燎祭天於泰山下南方羣神皆從用樂如

南郊封禪儀曰晨祭也曰高云諸王王者後二公孔

子後襲成君皆助祭位事也封禪儀曰百官各以次

諸公王侯卿大夫百官皆夕上少用事畢將升封或曰

泰山雖已從食於柴祭今親升告功宜有禮祭

於是使謁者以一特牲於常祠泰山處告祠泰

山如親耕龜劉先祠先農先虞故事至食時御

輦升山封禪儀曰國蒙御首輦人輓日中後到山上更

衣封禪儀曰頃更早晡時即位于壇北面羣臣以次

陳後西上畢拉升壇北面虎賁陛戟臺下尚書令

奉玉牒檢皇帝以寸二分璽親封之訖太常命

人發壇上石封禪儀曰驛騎三十尚書令藏玉牒已

復石覆訖尚書令以五寸印封石檢封禪儀曰以

三檢東方西方各三檢檢中石泥事畢皇帝再拜羣臣

稱萬歲封禪儀曰稱萬歲音動山谷有氣屬天命人立所

刻石碑乃復道下封禪儀曰封畢有項詔百官以次下國

延二十餘里道道小深谿高岸數百丈步從匍匐邪上起近煙

火止亦駟驛步從觸擊大石石聲正謹似謹石元相應和者賜

不能已口不能默夜半後到百官明旦乃訖其中苦者氣劣不

行正卧巖石下明日太醫令復導問起居國家云昨上下山欲

官已下露卧水飲無一人蹉跌無一人疾病豈非天邪泰山率

多暴雨如今上直下柴祭封登清晏温和明日上壽賜百官二

省事畢發暮宿奉高三十里明日發至梁甫力十里夕住

十五日甲午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配山川羣

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服虔曰禪廣土地項威曰除地為壇後改壇曰禪神之矣

封禪儀曰功效如彼天應如此羣臣上壽國家不聽

四月己卯大赦天下以建

武三十二年為建武中元元年復博奉高臺勿

出元年租芻稟以吉日刻玉牒書函藏金匱壘

印封之乙酉使太尉行事以特告至高廟

尚書虞典

曰歸格下藝祖用特

太尉奉匱以告高廟藏于廟室西壁

石室高主室之下

秦宏曰夫天地者萬物之官府山川者雲雨之樞機立墟之德厚故化治天下則功配於天地澤流一國則德台於山川是以主者經略必以天地為本諸侯述職必以山川為主體而象之取其陶育禮而告之歸其宗本書曰東郊於至千代宗柴傳曰郊祀后稷以初農事夫巡狩觀化之禮事

農撫民之業猶聚誠躬薦以告昊天况創制政物人神易

者乎夫指讓受終必有至德於天下征伐革命則有大功於萬

物是故三者初基則在封禪之事蓋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故求之物本必於

其始取其通必於所宅崇其壇場則謂之封明其代與則謂

之禪然則封禪者王者開務之大禮也德不周洽不得禪議斯

事功不弘濟不得騁跡斯禮曠代一有其道至高故自黃帝堯

舜至三代各一得封禪未有中修其禮者也雖繼職之君時有

功德此蓋率復舊業增修其前政不得仰齊造國同符政物者

也夫神道貞一其用不煩天地易簡其禮尚質故藉用白茅貴

其誠素器用陶匏取其易從然封禪之禮簡易可也若夫白函玉牒非天地之性也

後漢書志第七上

後漢書志第八

祭祀中

劉

昭注補

北郊

明堂

辟雍

靈臺

迎氣

增祀

六宗

老子

是年初營北郊明堂

周禮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

室凡室二筵鄭玄曰明堂者明政教之堂周度以筵亦王者相政周堂高九尺殿三尺則夏一尺矣相參之數也孝經援神契曰明堂上圓下方八窗四達布政之宮在國之陽晏子春秋曰明堂之制下之溫溫不能及也上之寒暑不能入也木工不鏤示民知節也呂氏春秋曰周明堂茅茨蒿柱土階三等以見儉節也前志武帝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明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

圖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圓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以拜禮上帝於是作明堂汶上如帶圖新論

曰天稱明故命曰明堂上圓法天下方地八窻法八風四達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兩七十
二牖法七十二風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薛綜注曰八達謂室有八窻也堂後有九室所以異於周制也王隆漢官篇曰是古者清廟茅屋胡廣曰古之清廟以茅蓋屋所以辟雍曰辟雍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之乃加瓦其上不忘古也
所以行礼樂宣德化也辟雍者象璧圓以法天也雍者壅之以水象教化流行也辟之為言積也積天下之道德雍之為言雍也壅天下之儀則故謂辟雍也王制曰天子辟雍諸侯泮宮外國者靈欲使觀者平均也又欲言外國內方明德當圓行當方也

臺未用事

禮含文嘉曰禮天子靈臺所以觀天人之際陰陽之會也揆星度之驗微六氣之端應神明之變化

觀曰氣之所驗為萬物獲福於無方之原招太極之清氣以與稼穡之根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天子得靈臺之則五車三柱明制可行不失其常水泉川流無滯寒暑之災陸澤山陵禾盡豐穰故東京賦曰左制辟雍右立靈臺薛綜注曰於之班教曰明堂大合樂射饗者辟雍司曆記候節氣者曰靈臺蔡邕明堂論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崇禮其祖以配上帝者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易曰離也者明也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

下嚮明而後人君之位莫正於此焉故雖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

其正中焉皆曰太廟謹承天隨時之今昭今德宗祀之禮明前功

可辟之勢起尊老敬長之義顯教以誨稚之孝朝諸侯選造士於

其中以制度生者乘其能而至死者論其功而祭故為大教之官

而四季其焉官司備焉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萬象翼之

教之所由生專受作之所自來明一統也故言明堂事之大義之

深也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

清崇矣則曰太室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享則曰太享取

其四面周水圍如壁則曰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春秋因魯

取宋之姦略則顯之太廟以明聖王建清廟明堂之義經曰取部

六鼎于宋納于太廟傳曰非禮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故昭令德

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

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戒懼而不敢易紀

者所以大明教也以周清廟論曰魯太廟皆明堂也魯禘祀周公

於太廟明堂猶周宗祀文王於清廟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禘禘於清廟明堂也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禮記明堂位曰太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位以治天下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以異魯於天下取周清廟之歌於魯太廟明堂魯之廟猶用

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子孫者也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序享書入南序暮入西序在中央曰太享天子之所自享也禮記保傳篇曰帝入東序上貴而尊爵入西序上賢而貴德入南序上齒而貴信入北序上貴而尊爵入太享承師而問道與易傳同魏文侯孝經傳曰太享者中享明堂之位也禮記百大明堂之禮曰膳天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門子日側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闈出北闈視帝節猶爾雅曰官中之門謂之闈王居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南門稱明西門稱闈故周官有門闈之享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守王闈然則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也知掌教國子與易傳保傳王居明堂之禮參相發明為四享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司行事興秋節祭先師先聖焉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位焉春夏享于戈秋冬享羽齋皆於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又曰大司成論說在東序然則詔享皆在東序東序東之堂也享者詔焉故稱太享沖夏之月令祀百辟卿士之有德於民者禮記太享志曰禮士大夫享于聖人善人祭于明堂其無位者祭於太享禮記昭穆篇曰祀先賢于西序所以教諸侯之德也即所以顯行國禮之處也太享明堂之東序也皆在明堂辟雍之內月令記曰明堂者所以明天氣統萬物明堂上通於天象日辰故下十二官象日辰也水

四周言王者動作法天地德廣及四海方此水也名曰詩雍王制曰天子出征執有罪反舍奠於享以訊讖告樂記曰武三伐殷為俘馘于京太室詩魯頌云矯之虎臣在泮獻馘京鎬京也太室辟雍之中明堂太室也與諸侯泮官俱獻馘焉即王制所謂以訊讖告者也禮記曰祀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孝經曰孝悌之至通於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言行孝者則曰明堂行悌者則曰太享故孝經合以為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凡此皆明堂太室辟雍太享宰通合之義也其制度數各有所法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圓屋徑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三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陰陽九六之變日圓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闈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牖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設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而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亦七宿之象也堂高三丈亦應三統四鄉五色者象其行外廣二十四丈應一歲遷呂太后于二十四氣四周以水象四海王者之大禮也

園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當配地郊高廟語在

光武紀 袁宏紀曰夫越人而臧否者非憎於彼也親戚而加吝者非優於此也處情之地殊故父私之心異也聖人知

其如此故明彼此之理開公私之塗則隱諱之義著而親尊之道長矣古之人以為先君之胤猶今君之胤推近以知遠則先後義

別祀地祇位南面西上高皇后配西面北上皆在

壇上地理群神從食皆在壇下如元始中故事中

獄在未四嶽各在其方孟辰之地中營內海在東

四瀆河西濟北淮東江南他山川各如其方皆在

外營內四陞醜及中外營門封神如南郊地祇高

后用犢各一頭五嶽共牛一頭海四瀆共牛一頭

羣神共二頭奏樂亦如南郊既送神瘞俎實于壇

北明帝即位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

堂光武帝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故鄭文曰上帝者天之別名神無一主故異其處避后稷

也五帝坐位堂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

之位光武帝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犢

奏樂如南郊卒事遂升靈臺以望雲物杜預注傳曰雲物氣

色以災變也素祭妖祥逆為之備

迎時氣五郊之兆自永平中以禮議及月令有五

郊迎氣服色因采元始中故事北五郊于雒陽四

方中兆在未壇皆三尺階無等立春之日迎春于

東郊祭青帝句芒月令章句曰東郊去邑八里因水數也車旗服飾皆

四八

青歌青陽八佾舞雲翹之舞及因賜文官太傅司

徒以下縑各有卷立夏之日迎夏于南郊祭赤帝

祝融月令章句曰南郊七里因火數也車旗服飾皆赤歌朱明八佾

舞雲翹之舞先立秋十八日迎黃靈于中北祭黃

帝后土月令章句曰五里因土數也車旗服飾皆黃歌朱明八

佾舞雲翹育命之舞魏代銀龜議曰漢有雲翹育命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祀天今可兼以

雲翹祀圓兵兼以育命祀方澤立秋之日迎秋于西郊祭白帝蓐收

月令章句曰西郊九里因金數也車旗服飾皆白歌西皓八佾舞育命

之舞使謁者以一特牲先祭先虞于壇有事天子

八佾射牲以祭示廟名曰彘劉語在禮儀志立冬

之日迎冬于北郊祭黑帝玄冥月令章句曰北郊八里因水數也車

旗服飾皆黑歌玄冥八佾舞育命之舞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八年

公卿迎氣北郊始復用八佾是故距冬于日四十六日則天子迎春於東堂距邦八里堂高

八尺堂階三等青稅八乘旗旄尚青田車載茅號曰助天生唱之

夏於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二等赤稅七乘旗旄尚赤田

車載戟號曰助天養唱之以徵舞之以鼓鞀此迎夏之樂也自夏

至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秋於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堂階九

等白稅九乘旗旄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

干戚此起秋之樂也自秋分數四十六日則天子迎冬於北堂距

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尚黑田車載甲鐵人

號曰助天謀唱之以羽舞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

章帝即位元和二年正月詔曰山川百神應祀者

未盡其議增修羣祀宜享祀者泉觀書詔曰經稱秩元祀咸秩無文祭法

七十

功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日月星辰民所瞻仰也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射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傳曰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又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禳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雲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禳之考文十二年今日比年五穀不登欲有以增諸神之祀王制曰山川神祇有不學者為不敬今恐山川百神應典祀者尚未盡秩其議增修羣祀宜其祀者以祈豐年以致嘉福以蕃兆民詩不云乎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有年報功不私幸望豈嫌同辭其

義一焉
二月上東巡狩將至泰山道使使者奉一太牢祠帝堯於濟陰成陽靈臺上至泰山修光武山南壇兆辛未柴祭天地羣神如故事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武帝配如雒陽明堂祀矣西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中宗世祖顯宗於明堂各一太牢卒事遂觀東后饗賜王侯羣臣因

行郡國幸魯祠東海恭主及孔子七十二弟子漢

春秋曰闕里者仲尼之故宅也在魯城中魯外廟四面羣臣中庭北面皆再拜帝進爵而後坐東觀書曰祠禮卑命儒者論難

四月還京都庚申告至祠高廟世祖各一特牛又為靈臺十二門作詩各以其月祀而奏之和帝無所增改

安帝即位元初六年以尚書歐陽家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為上下四方之宗以元始中故事謂六宗易六子之氣日月雷公風伯山澤者為非是三月庚辰初更立六宗祀於雒陽西北戌亥之地禮比太社也月令孟冬祈于天宗盧植注曰天宗六宗之神李氏家書曰司空李邵侍祠南郊不

見六宗祠奏曰案尚書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六宗者上不及天
下不及地傍不及四方在六合之中助陰陽化成萬物漢初甘泉
汾陰天地亦禋六宗孝成之時匡衡奏立南北郊祀復祠六宗及
王莽謂六宗易六子也建武都維揚制祀不道祭六宗由是廢不
血食今宜復舊制度制曰下公卿議五官將行弘等三十一人議
可祭大鴻臚龐參等二十四人議不可當祭上從詔議由是遂祭
六宗六宗之義自伏生及乎後代各有不同今並抄集以證其論
云虞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伏生馬融曰萬物非
天不覆非地不載非春不生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禋于
六宗此之謂者歐陽和伯直候建曰六宗上不謂天下不謂地傍
不謂四方在六者之間助陰陽變化者也孔安國曰精意以享謂
之禋宗尊也所尊祭其祀有六埋也禋于大昭祭時也祖迎於坎
壇祭寒暑也三官祭日也夜明祭月也此祭祭星也雩祭祭水旱
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孔叢曰春秋問六宗於夫子夫子荅如安
國之說臣昭以此解若果是夫子所說則後儒無復紛然文秉案
劉歆曰六宗謂水火雷風山澤也賈逵曰六宗謂日宗月宗星宗
岱宗海宗河宗也鄭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伯雨師也星五
緯也辰謂日月所會十二次也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也風
師箕也雨師畢也晉武帝初司馬紹統表駁之曰臣以為帝在于
類則禋者非天山川屬望則海岱非宗宗禘包山則望何物焉伏

與歆述失其義也六合之間非制典所及六宗之數非一位之名
陰陽之說又非義也并五緯以為一分文昌以為二箕畢既屬於
辰風師雨師復特為位文之失也安國案祭法為宗而除其天地
於上遺其四方於下取其中以為六宗四時寒暑日月衆星并水
旱所宗者八非但六也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萬疫之災於是乎
祭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又曰龍見
而雩如此祭者祀日月星辰山川之名雩者周人四月祭天求雨
之禱也雪霜之災非夫祭之所禳雩祭之禮非正月之所祈周人
之後說有虞之典故於學者未盡喻也且類于上帝即禮天也望
于山川祭所及也案周禮之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
雨師社稷五祀五嶽山林川澤四方百物又曰凡五帝於四郊四
類四望亦如之無六宗之兆祭法之祭天祭地祭時祭寒暑日月
星祭水旱祭四方及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為風雨見怪物皆是
有天下者祭百神非此族也不在行與復無六宗之文明六宗所
禋即祭法之所及周禮之所祀即與書之所宗不宜特復立六宗
之祀也春官大司馬之職掌王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
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
玄璜禮北方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
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如此則羣神咸秩而無廢百禮備
修而不瀆於理為通幽州秀才張肆又上疏曰禋於六宗禮祖考

所尊者六也何以考之周禮及禮記王制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宜於仕造于禘巡狩四方觀諸侯歸格於祖禘用特堯典亦曰肆類上帝禘于六宗望于山川福于羣神班瑞于羣后肆觀東后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巡狩一歲以周爾乃歸格于藝祖用特臣以尚書與禮王制同事一義符契相合禘于六宗正謂祀祖考宗廟也文祖之廟六宗即三昭三穆也若始十家之說既各異義上下違背且沒乎祖之禮考之禮書之祀典尊卑失序若但類于上帝不禘祖禘而行天時不告歸何以格以此推之較然可知也禮記曰夫政必本於天教以降命命降于社之謂殺地降於祖廟之謂仁義降於山川之謂興作降於五祀之謂制度又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也祭祖於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又曰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禮行於社而百貨可極焉禮行於祖廟而孝慈服焉禮行於五祀而正法則焉故自郊社祖廟五祀義之修而禮之藏也凡此皆孔子所以祖述堯舜紀三代之教著在祀典首尾相著皆先天地次祖宗而後山川羣神自故禮祭法曰七代之所更變者禘郊宗祖明辨受終文祖之廟寧瑗幾考七政審已天命之定遂上郊廟當義合堯典則周公其人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也居其位攝其事郊天地供羣神之禮巡狩天下而後其祖宗恐非有虛也志也五

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皆以象先儒之說而以水旱風雨先五嶽四瀆後祖考而次上帝錯於肆類而亂祀典臣以十一家皆非也大學博士吳商以為禘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禘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并從郊故其餘為六宗也以書禘于六宗與周禮事相符故據以為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異其日不同故隋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此為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以為司中以命其罪二星既不係於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元嫌於所係者范甯注虞書曰考觀衆議各有說難鄭氏證據最許是以附之案六宗衆議未知孰是虞喜別論云地有五邑太社象之惣五為一則成六六為地數推校經句闕無地祭則祭地臣昭曰六宗紛紜衆釋互起音無全通亦難偏折歷辨碩儒終未提正康成見宗是多附焉蓋各爾志宣尼所許顯其一說亦何傷乎竊以為祭祀之勤莫大天地虞典首載彌久彌盛此宜學者各盡所求臣昭謂虞喜以祭地近得其實而分彼五色合五為六又不通禘更成疑味尋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天不言天而曰上帝帝是天神之極康帝則天神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禮於六宗是實祭地地不言地而曰六宗是地數之中應中是以該數社稷等祀從可知也天稱神土地表數中仰觀俯察所以為

異宗者崇尊之稱斯亦盡敬之謂也。禋也者，埋祭之言也。實瘞埋之異稱，非同煙之祭也。夫置字涉神，必以今之示今之，示古之神，所以社稷諸字莫不以神為體。虞書不同祀名，斯隔周禮改燔音形，兩異虞書改土正元祭義，此焉非疑以為可了。豈六置宗更為傍祭乎？風俗通曰：周禮以為槨燔祀，司命司文昌上六星也。槨者積薪燔柴也。今民猶祠司命耳，刻木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署篋中居者，別作小居，齊地大尊重之。汝南諸郡亦多有者，皆祀以雅率，以春秋之月。延光三年上東

巡狩至泰山柴祭及祠汶上明堂如元和三年故事順帝即位修奉常祀

桓帝即位十八年好神僊事延熹八年初使中常侍之陳國苦縣祠老子九年親祠老子於濯龍文罽為壇飾淳金鉏器設華蓋之坐用郊天樂也後漢書志第八

